

河婆原汪生文集

書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雙節堂記

歙靈山土著大姓曰方氏有隱君子曰永暹者終于客邸享年  
僅四十有二其配鮑以貞靜勤儉自勵撫其諸孤暄時晨昃及  
其女皆遂有室有家之願其貴業較永暹之存爲益盛其節凜  
然爲遠近所稱旣而暄亦蚤世無嗣其配吳年尤富能視其姑  
之節以爲之則誓無他志每旦夕升堂躬盡孝婦之禮退處深  
閨中寒燈耿耿形影相弔其節之立又有難於其姑者於是鄉  
之人皆曰方氏有雙節矣晨痛其父兄之不幸而獨幸其有是  
母及是嫂焉因大扁其堂曰雙節又多得諸縉紳之詩以詠歌  
之私始也抑鮑以夫終吳之守益以固及今春秋亦五十有





一而所謂雙節堂者固無恙也晨慮無以示遠特介唐模汪君  
昭賢以記見屬或曰家有節婦婦之美矣非家之不幸乎今方  
氏不惟有節婦而且有雙節婦又非不幸中之木也乎余曰噫  
是何言也伉儷之數有修短之不齊者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婦有節則家庭賴之以不替人紀賴之以不墜矣子不攷人事  
而驗天道乎婦之守節者其家曷嘗不興婦之失節者其家曷  
嘗不敗古云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節之立與不立其盛衰之  
尤易見者乎易曰積善降之百祥節者婦人之大善天之降祥  
亦必大矣謂爲家之不幸可乎是則方氏有雙節乃方氏不幸  
中之大幸也其家之盛也宜矣或者默然昭賢曰是可爲堂記  
請筆以復之鮑出棠樾吳出澄潭皆詩禮大家素有楷範昭賢  
余之同宗方氏之婚姻家皆欽人也弘治癸亥三月下旬記

東園小隱記

吾大坂宗族以家計凡三百餘近世來質之美者多業舉子事  
進取故科名亦盛若廷光處士之質又美之尤者也蓋自髫齒  
從家君抑齋先生遊不一二年卽以詩鳴其於群書一覽輒強  
記英譽早起遠近駭聞莫不以用世之器期之處士旣長乃塵  
視軒冕歲惟教鄉塾收束脩之貲以奉二親甘旨之需罔有不  
備暇則與兄廷起及群從諸公相師友講經議禮不少倦其於  
世態一切澹如也旣而謀于父兄卽所居之東偕其從姪子輔  
築園半畝構樓數椽以爲幽居行樂之所而曰東園小隱因號  
水園其樓不華不陋惟貯琴書不雜他物其園不花不木惟時  
蔬數畦植梅數株以供清趣客至酬酢餘相與凭欄一眺則大  
坂山水之勝舉在目前誠足爲隱者居弘治乙卯舜民以江西



按察僉事朝賀

聖節使道省親于家嘗登樓劇飲則吾弟生民先爲之記于右  
壁矣舜民因叩之曰隱而謂之小也何居豈以園小樓亦小與  
才用之物莫不皆小故素其位而樂其常與處士曰然舜民  
是復叩之曰隱者長往而忘返所謂痼疾泉石膏肓是已  
今世因小隱則非長往者比其有取於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乎  
處士曰有是哉旣而舜民別去明年有雲南萬里之行秩雖遷  
而形甚勞欲借東園一日之樂有不可得者弘治庚申舜民間  
亡母計跣奔還而處士之尊翁先生亦先卽世處士奉母事兄  
之儀之名益彰其學行亦益純以粹所謂東園小隱者猶曩日  
也今春舜民登樓再坐處士曰曩辱見叩言猶在吾子之仕吾

之所不及吾之隱子之所不鄙也幸記之左壁他日子或引  
致政白首重聚拭目一誦則子之記非北山之移文而吾之  
隱乃所以爲大隱矣處士於舜民族行最尊其志高其言順  
民不能詰姑書此以俟弘治壬戌上元日記

怡樂堂記

兄弟者分形連氣手足至親也怡樂之情本乎天性詩云兄  
既翁和樂且耽孔子曰兄弟怡怡樂之義備矣世之人孰如  
兄弟能稱斯名者或寡吾宗從曾祖行行素先生前室子瑱字  
伯充次珙字仲砮繼室子珏字叔潤次瓚字季華俱克紹先生  
家學能詩文雖出異母兄能愛弟能共有春令之義無闕墻之  
釁而致其父母之順也久矣及先生卽世伯充不壽仲砮等益  
相睦及各有妻子內外無間言家君僉憲翁名其堂曰怡樂季



華因屬文記之於戲自世道趨下同母兄弟怡樂者固少異母兄弟怡樂者尤少矧有以名其堂者乎惟昔唐玄宗與諸王友悌嘗名其樓曰花萼相輝以爲兄弟燕聚之所玄宗上也擬之雖非其倫然而兄弟之情一也堂之於樓其制雖不同然而燕聚之所一也至於怡樂之爲名視花萼相輝尤其切至雖然堂之名不難於立而難於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今之通戒也今而後金昆玉友登是堂顧是名而思是義年益高情益洽務使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哭則斯堂之美將與花萼相輝之樓竝傳不朽詩之和樂孔子之怡怡所以取義於是者不爲虛名矣伯充之子姪鎬鐸亦各富文學奉諸父無缺禮而諸父之恩意亦厚此於怡樂之名無所係而實怡樂之所生也故并及之叔潤號韞庵季華號松谷道人其學尤充云弘治乙卯春正月

下句記

養晦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功德足以及一鄉沒則祭于社其來尚矣新安大姓多土著間有擇里而居創業以開盛大之基功德足以及子孫沒則專祠以祭于家者亦皇多有之然其所謂創業者率皆求田之多以爲功問舍之廣以爲德爾至於文學之雅仁義之良詩禮之懿有以光其業而垂裕於無窮若吾宗養晦先生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有專祠不亦宜乎先生諱洗字彥暉其先繇吾大畷徙廻峰再徙休寧西門之柳溪在宋有諱莘字叔耕者號方壺居士又號柳塘嘗師朱文公今列祀邑庠鄉賢祠先生生元末克世其學又得從其同邑東山趙聘君風林朱學士及吾宗蓉峰宮直三先生遊故所造益深以遠所養益充以厚所



就益純以粹興至用其緒餘播諸詩文春容雅淡初不刻意爲之而世之名曰作家者反出其下鄉之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柳塘復作至正壬辰兵燹後擇地邑南五十里曰紫雲溪得宋端明學士程公懷古遺址徙居之因構養晦山房以自終焉學者遂稱號之觀其自述可以知其曾次矣所著有性理便覽芳洲集陽谷吟稿多燬失不存卒葬里之紫莊子孫日蕃以碩書香不墜迄今七八世矣遂爲雲溪鉅室雲仍數百指其五世護紹鳳仁恒存端澄源祖等念先生功德之隆非尋常創業者可倫而懼寢廟之祀世遠當廢則無以報罔極之恩於是協力共立祠溪之上游以奉神主歲清明日則致祭祭用宗法旣而護等又割田若干畝入祠以供祭事弘治辛酉舜民嘗拜祠下因擊其盛因嘆曰先生天下士豈特當祭于家如古鄉先生以祭于社可也又豈特當祭于社如柳塘先生以祭于邑庠可也紹寧可謂先生之孝子慈孫矣其家學之傳於今益盛也有以哉

其姪邑庠生尚忠所尚和請記舜民同宗晚生安敢避故且著其祠所宜立以示其後而畧其經營歲月云弘治壬戌春正月下旬記

### 奉親堂記

歎有純孝士吳君漳年十四失其生母何十五失其父士永慶士十九失其嫡母江不數載間以弱齡連遭變故哀毀踰制遠近異之因思無所恃怙乃與其兄上舍君淮奮力于學以圖顯揚比年二十有三遊邑庠每試必先多士進補廩生即以田業讓于淮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登進士第籍雖通于金閨錄則載以永感君之心蓋時當可喜而有惕然可憾者在未幾出



知州城地瘠民悍廢務繁劇君克勤克慎深得以孝移忠之道  
每戴星少眠則陟岵陟屺之悲未始不動于中准來視又傾俸  
餘以應所須固有吝既而就官邸潔一室中崇三主扁曰奉親  
堂晨謁暮省出告反面真有如父母之生而存者昨城之民亦  
各有所觀感而興起馬或者乃曰是堂之扁宜易以思親親既  
遠矣奚奉之有君悅而不答蓋常人之情徒知生事之為事而  
不知死事之為事宜其見不及此也君今年考三載績與余同  
寓都下間語及此謂余曰是豈一朝一夕之舉他日隨牒移寓  
以至歸老當終身不易子幸為我說之惟吾新安俗素孝友至  
於軒裳君子若宋許承旨迥及其姪從事俞查待制道曹也  
矩率皆以孝友推重一時名泐史傳慶流裔孫出庸輩萬萬君  
能奉其親如此真足以紹前修而使新安重於九鼎大呂矣余

自髫年又聞有可筠先生者學行純篤不求榮達近纂郡志隱  
逸有傳君之祖也有孫如君可謂無忝矧君年未及艾近膺臺  
薦才望日隆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君將荐陟通顯推奉親之心以輔化理  
以齊整天下風俗此余輩所深望乎君者豈但一邑之政三年  
有成而已哉堂無定在君奉親之心則自少有妻子以至于仕  
未嘗因物而有遷識者惟取其所扁之大意可也君字清甫晉  
庵其別號云弘治癸亥白露節記

### 雙慶堂記

慶行賀人也故人之得乎天凡有可賀者皆謂之慶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是已唐詩人以父母俱存為家慶而宋大儒又  
以為具慶若歛西鮑崇德世基扁其堂曰雙慶以奉其父永亨



處士母劉孺人者其義亦若是大世基之曰吾高祖安素翁  
善吟咏有時名曾祖家善翁大父邦淳翁皆誠朴三世居鄉惟  
善是行未嘗求謀于外故生計索然吾父性孝友弟第四人而  
父獨長懼無以奉宗祀而供伏臘也乃借叔仲復挾微貲於繁  
昌之三山磯質間田召傭以耕歲收其穀則航而市之蕪湖嘗  
經大江有覘其市穀之銀在舟乃肆狂言假舟渡江欲因以斂  
之者值大風揚颿弗克艤而止明日還所寓貯銀于罌至夜賊  
衆直索其銀以杖碎諸罌不得而去然銀罌良在或者謂之  
天幸內助又藉吾母之勤儉故家業幸少振今崇德與兄相各  
有室任出入經營之勞惟一女兒亦既有家且各有子及女而  
吾父春秋屆六十吾母五十有六俱康寧無恙得以從容同享  
太平之樂於堂上回視前日之險阻開關亦可賀矣此雙慶之

名所以扁也崇德辱先生愛有素幸爲記之惟天之降餘慶於  
善人也循序而不迫漸進而不已若永亨處士之伉儷者妙質  
夙成懿行媿美天乃窘之於前而裕之於後橫逆之不虞則陰  
相而曲全之及其年躋耆艾也又生賢子孫以幹其蠱而弘其  
業且界其精神使之老而益壯他日高壽盛福駸駸無窮可卜  
矣自世基初之安得不謂之雙慶也邪堂成有年余嘗造之不  
陋不華足稱雙慶之起居是誠不可以不記也世基讀書知禮  
纒踰弱冠往來吳中已數載多爲縉紳士夫所器重云弘治癸  
亥十月既望記

致遠軒記

休寧之臨溪程處士以明年丁卯二月三日爲六十始生之辰  
吾宗以川光宗其館甥也欲徵文以慶處士聞之謂曰無以爲



也慶雲文類多誇誕夫何益吾有致遠軒焉蓋圖所以記之則  
吾軒有耀而子意亦至矣光宗以爲然乃叩予以請予曰非寧  
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格言也處士欲習靜者名軒之義殆取  
諸此光宗曰否昔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處士欲學大道者名  
軒之義殆取諸此光宗曰否然則云何光宗曰處士名武字士  
毅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子釋之以爲非  
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處士蓋有志於任仁者故因  
字以名軒因軒以自勵而非如前所云也子嘆曰賢哉處士美  
哉斯軒是不可以不記夫仁者人心之全德身體力行不容一  
息之少懈其任誠重而道誠遠也然任之重固非弘曷勝而道  
之遠尤非毅曷致日一至焉非致遠也月一至焉非致遠也三  
月不違三月之後少懈矣非致遠也夫以顏子之賢尚如此况

下顏子萬萬者可不於毅焉倍致其力邪子聞處士爲人資稟  
剛果亦庶幾乎毅者然不弘無所用其毅體仁不真無所用其  
弘否則所致者徒遠無益也今處士年既六十此志弗懈可謂  
遠矣由茲而往遐算無窮道里之遙不可程計少不自強則半  
途而廢亦何取於斯扁而犯好名之誚哉克終之美處士其懋  
之使年彌高而德彌邵則孔子所謂仁者壽又於處士足以徵  
之矣光宗起而再拜曰富哉先生之言不特可記是軒且可以  
爲處士壽也遂書以歸之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吉

恬庵記

休寧瑞溪金君思清幼失怙鞠於母氏既長寬厚樂易事母盡  
孝尤悌於兄兄田園錢帛之類必讓兄所取而後有之接人無  
少長敬慕和氣藹然遇事有乖於義則毅然直以折之不少假



惜年五十卽以家盡付之子事之利害境之逆順皆處之泰然  
以至一切世味澹如也人以是稱之余族叔德裕因扁其居曰  
恬庵郡侯何公子敬實書之其子天珪天珙請爲之記夫恬安  
也昔武王誥康叔曰引養引恬蓋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  
之地而已人在兮壤間生養安全者其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  
也洪惟我

朝

列聖相繼仁漸義摩所以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者厚矣  
金氏喬木故家詩禮繩繩又有生養安全之資焉君之所以能  
恬者固其生質之美亦惟霑

聖化承祖澤之所致也矧有二丈夫子足以寬其累乎夫然則  
君之福壽未艾也余族叔之扁可謂稱情矣余故不辭而爲之

記正德丙寅冬十有二月朔

東園中拙記

余姻丈溪源程公士昂闢其先廬東隙地爲園構屋以居扁其  
楣曰東園中拙其次子頊余姪婿也以記請時弘治癸亥適余  
以雲南按察副使中先母服闋赴銓曹弗暇應既而奉

璽書列街山東賑濟淮揚徐歲益甚歲乙丑之福建按察使任  
明年是爲正德丙寅歷遷河南左右布政使兩隨牒過家頊請  
益勤余詰之曰尊翁抱負也明朗言動也詳慎守身非拙者生  
財也有道創業也有方守家非拙者今茲之扁過矣頊曰家君  
豈故拙者哉見世之巧者心萬岐而非其正計百出而非其良  
與造物背馳而卒不能出天地範圍之外其成幸也其敗宜也  
福之所鍾豈在此輩東園小矣博有酒牀有棋壁有畫几有琴



架有書可以自遣可以娛賓可以訓子園之外山可樵水可漁  
田可耕興至則躬督僮奴致力其中足以供伏臘矣巧於此無  
所施也鄉有不平者造園中且以解之有貧窘者造園中惠以  
周之有負氣恃勢者造園中禮以服之巧於此亦無所施也余  
聞其言而趨之蓋公之所守雖拙乃所以爲巧而世之巧者乃  
所以爲拙矣杜子美曰用拙存吾道用拙亦守拙也公稟受雄  
健福壽猶未可量余記烏足重請以周元公拙賦書諸紳而終  
身用之正德丁卯人日記

竹塘記

竹與塘江南無處無之然有其一而樂之者鮮矣矧兼有而樂  
之者乎矧又樂之而取以爲號者乎蓋塘以渚水而竹於水特  
宜此淇澳菉竹所以起詩人之興也吾宗歛西信行里有叔美

者居之南有塘半畝餘塘之前有墩橫如琴墩上有竹可數千  
本平時水天照映俯仰休休勁節清風怡然自伍因自號曰竹  
塘居士南臺御史趙君俊書竹塘二字以畀之其冢嗣繼曰繪  
圖裝潢成卷請余爲之記余聞處上性儉朴鯁直少有志操其  
清苦應事接物能和而節孝父母友兄弟睦鄉族皆無失道掌  
挾重皆商遊四方歷荆襄甌閩吳越梁宋以及齊魯燕冀而於  
清源獨久雖事貨殖然一介非道義不輕取子客邸事唯持公  
論不隨勢低昂朋儕胥服老倦于勤即言歸而家甚裕訓繼及  
其季曰緩甚嚴以繼天資不凡命治春秋克郡庠弟子員比斯  
文士相過從必盡誠留款與人論治家居鄉惟教言勸僉是先  
或鎮日面竹塘歛容端坐不少倦郡鄉飲每延置賓列竹塘之  
號盛稱縉紳間良有以也是宜記塘深不計尋丈固澄不清而



撓不濁竹則六十年一開花結實必有鳳棲焉又六年則易根  
而出若老人兒齒者故曰綺以六十簞亦六年以人徵之繼其  
九苞之鳳與居士其兒齒之復出與竹塘之瑞可必矣是又宜  
記繼於是再拜曰先生之望過厚生安敢當然而家君之情未  
必不如是也請筆之以俟正德丁卯上元日記

### 勝遊記

男子生志于四方遊者男子之常也然士之遊探奇覽秀弔古  
尋幽李太白所謂江山多勝遊者是已商以行貨者也遊而得  
士之勝豈非錫中錚錚庸中佼佼者哉余宗休寧西門柳塘先  
生之後有曰璨者其質美其家頗裕而向學頗自勉比弱冠以  
父文炳處士命挾貲往來閩越吳楚間什一之方非不勤生殖  
之計非不廣而其足之所至身之所歷日之所及而非名山大

川則雄都鉅鎮非仙巖靈澤則聖跡賢蹤以至清風明月美景  
良辰何所不有或賞而吟或酣而歌其才以充其識以長其習  
次所得有出於貨利之外而非彼蠅營之徒所可及者是璨之  
遊名曰商而實則士不謂之勝遊不可也抑柳塘先生遠矣文  
炳處士學行修飭向爲鄉里後進模範璨承家教已非一日其  
諸兄亦皆儒雅足以相友其遊之勝不謂之有本又豈可哉矧  
春秋方富勝遊尚賒他日所得視司馬子長之遊或不少讓斯  
可稱矣一日製巨冊請余作勝遊二字于其前而空其後若將  
有待者余喜其名之稱情因又爲之記以期之正德丁卯閏月  
下旬記

### 河南清軍察院重修記

河南會城澄清街北竝列三察院居其中者志稱成化元年建



爲刷卷清軍御史治所歲滋久屋老垣敗將不蔽風雨自古署者所以處

君命而出政令也矧肅政之地如是而可哉弘治十有八年

軍監察御史岐山楊君武奉

璽書至欲修之未遑越明年是爲正德紀元軍政既舉有言察

院當移置善地者君乃卒用開封知府陳樹議惟因其舊而新

之存其所可存易其所當易垣不求高惟其實屋不求麗惟其

壯木瓦礫石猶用者殆半餘費取之公帑所修屋以楹計若堂

若寢室若東西廂各六若穿堂若中門各四高明宏敞倍于前

所未修者略加飾治亦相稱九月肇工浹五辰而畢祥符知縣

李紀實提調綜營之鎮巡三司暨屬僚咸慶其成而民不知勞

又明年舜氏以河南左布政使隨牒至未及視篆忝今秩君遠

以記見屬夫政有因有革君之善豈惟斯役其清軍也遠不談

二代之田賦近不援有唐之府兵惟遵

聖制守條例稽尺籍不縱不枉搜剔百餘年奸弊與之更新故

歸農者稱快而行成者不稱冤一因一革允釐其中視斯役雖

大小不侔其善於政一而已其居於斯奚忝哉舜民不敏直述

之以告來者若宗文學博行粹其政有所本云正德丁卯春

二月望記

東川書屋記

東川者在越城東隅韓氏故址也書屋者今廬江教諭君西

克復故址而創之也韓本相州宋魏公喬高宗時衣冠族多從

南渡韓氏有諱蘇者始家東川子孫蕃碩以儒爲業歷年二百

餘元季兵燹氏族散處故居尋亦蕩廢至君四世祖某始遷



城南學宮之旁曾祖經仕至南臺監察御史祖陽發身賢科累官左布政使父桂泉翁以學貫天人薦累徵不就二公皆有圖復東川之志病其隣於軍營猶豫未決竟齋志以沒桂泉嘗有遺言屬君君於是取東川自號以示必復弘治乙丑春遂購得其地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先是其地已墾爲田君司訓于歛庫乃遣人相其宜築而遷之扁曰東川書屋余時以福建按察使隨牒過歛與君道故舊因聞其事作而賀之曰韓氏之宗其興乎魏公之業不在君之子則在君之孫矣何哉有家之興廢與有國之盛衰理一而已故少康以亡國餘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夏道中興周自平王東遷累世不能復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此有國者然也古之姓氏必以地望始稱故家詩所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書所謂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其得失可覩其興廢從可知此有家者然也孔子大聖人也於國則欲爲東周於家則夢奠兩楹之間其於先世何如也君之此舉既克復祖業尤克紹書香是豈尋常求田問舍者所可彷彿哉是豈尋常威脅勢歛智襲計取者所得哉蓋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蓋天將興韓氏之宗而相成之也不然是川也是屋也何不復翺於乃祖高官顯達之日而君以儒官清素乃復而翺之也邪君不以余賀爲過因繕一冊以記見託余歷河南左右布政使至今秩皆攜以隨而君亦遷廬江矣公暇姑書此歸之君當手植三槐于庭以待其後可也正德丁卯三月望記

省齋記

昔余姻家戴處士廷德以省名齋余過而叩之處士曰吾性雖



不敏而勤於事處世久歷事滋多不勝其擾每欲并省之不可  
得故揭是扁楣間庶昕夕接吾目而警吾心焉近有知者作省  
齋二大字次之以郭熙古畫續之以箋而軸爲一卷以見遺者  
吾觀其畫有峭厲之山有清激之水頗類吾新安又有城府我  
然有冠冕騎從在長途者有張帆操舟乘長風者而青山之阿  
茂林之下乃有巨室歸然漁已維舟而歸樵亦負薪而下獨主  
人閉關不出視彼奔走名利者勞逸較然矣誠愛其有合於省  
之義請厠書囊暇日幸爲之記余時諾而領之且諗之曰省本  
作省署之謂也又爲察爲審不特并省而已天下事固有可省  
者亦有不可省者齊居獨坐精思籌度擇其可省而省之則又  
兼夫察審之義焉抑余聞之古人云省事不如清心蓋心者事  
之本心清則事不求省而自省也處士攝衣再拜大以余言爲  
然別及一載是爲正德丙寅處士遽捐斯齋余從閩適汴又過  
而拊處士之柩欲再一論不可得矣今探囊中前卷故在旣不  
宜出新意以欺處士之不知尤不宜忘舊諾以負處士之初志  
庸隸省齋字次第昔所云云者書畀處士之子玠瑄納諸齋中  
以圖不朽處士名涵仁休寧隆阜世家傑士云正德丁卯夏四  
月上旬記

時齋記

休寧之隆阜有姻友戴君遇者以時名齋求余記蓋君之字曰  
廷達以應其名而齋又以應其名與字也或曰時有達有未達  
顧人之所遇者何如爾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如  
君之名之字之齋皆爲順境而無所謂未達之時矣豈其然乎  
余應之曰有達有未達者時也而所遇欲達者古今之同情雖



聖賢不能異也或者不能對君亦難余之論余又申其義曰時在命隨時以聽命在人先時而動則爲過不可以言達也後時而動則爲不及亦不可以言達也不先不後會逢其適所謂待時而動相時而動是已君故家人物讀書好禮而寄跡於商者舟車四海惟不失其時則所遇者無不達豈必得時行道而後謂之達哉洪惟

聖朝治隆一統百四十餘年之太平民物阜康聚廬託處于光天化日之下者罔有一之不達此又時之大者吾人所遇之甚幸也君不可以不知若先正所云行當其可之謂時則又聖人之能事矣余不敢妄引以告君於是避席斂容曰是可爲記矣庸書以歸之正德丁卯夏四月上旬記

玉泉寺重創記

吾新安郡城西二十里許有寺曰玉泉唐大中二年建以其有泉四時澄澈如玉故名至宋呂太守沆作記曰清泉寺然年滋久起廢不一故記罔有存者不知主僧爲誰元至正間晉祐授本路都綱重加建置寺爲之一振入

國朝百餘禩皆仍其舊弘治壬子秋遇回祿之災所存者惟鐘樓山門而已餘皆蕩爲煨燼主僧慶華率其徒衆法亭耀法寧正旺正助募財集力而創之以漸於是廟廡方丈棟宇巍然至於像設亦皆煥然一新未幾正旺上禮部以才舉爲僧錄司僧吏司治大隆興寺爲天下第一叢林覺義等秩皆僧之尊官其案牘皆吏主之謂之掌書誠極儔人之選也兼以鑿藥爲公卿大夫士所重可謂玉泉出色者矣歲癸亥余以雲南按察副使釋先母游宜人服赴銓曹正旺謁候寓邸甚勤間舉創



寺事以告且請記以示後來者使繼之勿墜蓋其身雖暫勞于  
隆興而其心欲退息于玉泉也余竒其用出賑淮甸遷閩臬再  
遷汴藩尋至今官往返過郡聞玉泉據黃山之支挹黃羅峰之  
秀群山環拱松竹隱蔽欲一遊以賞其勝且觀其輪奐之美而  
不可得姑述梗槩登于冊以復之正旺歸而勒之堅珉以圖久  
遠可也於戲僧以寺爲家而克振其家如此世之有家者視之  
亦可以自振矣正德丁卯夏四月中旬記

### 竹齋記

易說卦震爲蒼莖竹言竹之象也書禹貢揚州篠簜旣敷荊州  
厥貢惟篚簞楛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禮記月令仲冬取竹箭  
禮器如竹箭之有筠言竹之材也詩衛風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言竹之德也若吾郡歛棠樾鮑君宗相世輔之號竹齋其有取

於詩之綠竹與蓋齋者藏修之所聽前隙地非渭川千畝之廣  
不可以材言旣成爲竹非蒼莖之幼不可以象言也白居易云  
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  
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  
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  
礪名節夷險一致者言竹之德一至於此亦庶幾乎淇澳之猗  
猗矣鮑詩禮之族也余之所知君江湖之彥也余未及識其竹  
若干箇其齋若干丈尺余亦未及見然而其號有如是則其所  
嗜好之清也可知其嗜好有如是則其所言動之雅也可知矧  
君之弟崇德世基與余素厚君之名余聞之亦素稔乎今年世  
基持一冊請余求字與記其間有大字焉有圖焉有詩焉其後  
亦有記焉皆爲竹齋而作者余又爲隸二字而記之可謂采文



矣雖然非余之言也先賢之名言也君或有取焉不爲無益於竹齋也正德丁卯夏五月朔記

友愛堂記

郡城之東隅烏聊山之麓有室華而饒者吾宗汪存應氏之居也堂其中而高其顏者友愛之名也存應君讀書好禮厥考斯道翁四子長卽君出唐孺人次存恕存懋存懋繼黃孺人所出諸與君之子頓齒相肩輩君躬孝友長貳曰宜之綜理家政賢易武林姑蘇間勤創爲物先拓產植貲一無私蓄以故家益睦肥白首迄今恩意彌篤君之子若孫暨諸弟之子咸帥其教曰謹夫慎夫貞夫節夫輩相聚一門怡怡無間言誠傳所謂兄愛而友弟敬而順者也此堂之所以名也夫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古有曰惟孝友于兄弟又曰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在古人

斯其分內事奚堂之名之云後世教學稀濶風俗凋弊閭閻之刺興尺布之謠作不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則曰終兄之臂矣果易得乎予又聞之君四十時輸粟賑邊授冠服尤能周卹貧匱鄉曲有不平者輒爲彥方之斷舊守祁張彭三公及今何公咸得禮遇凡更數舉董造忠烈廟都察院郡儒學漁梁壩等事克辦罔或私以償何君之德多良也友愛行於家義聲加于上下良由其本之立而用隨之也今之兄弟不特田地之爲易得者利涉纖杪便啾啾相視若秦與越然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况其外行之義乎去古道也斯遠矣噫可嘆哉君旣耆矣姜桂之性老而弗渝固無恃予之記以爲勉然令終君子之難也尚與諸弟共敦此道無忝此堂名俾後昆世世守之可也正德

丁卯五月下旬記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題跋

跋詹孟舉千字文墨刻

正人不易為楷書不易作吾婺源詹希原先生楷書在

國初推第一其人可知矣舜民髫年即知有先生而不得其遺

墨間閱書林所傳小本千字文殊非真蹟及遊兩京觀

宮闕大榜額以至都市大坊扁多先生在中舍時所題者先生

之楷書遭際盛矣此監本古廉李先生所刻舜民得之若獲重

寶撫州府同知吳君黼請復刻以廣其傳辟之圖神者雖須以

筆異肥瘠不能全其真而骨骼聳然轉圖轉在習書君子惟取

乎此可也

桂軒稿跋



桂軒誦詩三百以之取高第躋膺仕凡其見之言行發之文章而達之政事一皆不違乎溫柔敦厚之教窮經致用蓋有實效非徒口誦而已是以敷歷中外聲績粹然如美玉之無瑕至於此稿乃其緒餘也舜民同官之暇獲周覽之其間衆體略具立意皆出人表無一句一言之苟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咸有焉考諸王宣溪黃未軒二先生暨劉地官之評槩可見矣未軒且欲推而內之盛唐直滌乎三百篇之上豈非深知桂軒之學爲有本與雖然詩自變爲離騷以來六義既荒聲韻日熾作者非一家評者非一人以老杜忠愛後世猶有稱爲村夫子而不甚愛之者使非山谷孰識其有三百篇之旨乎桂軒年齒尚邁德業尚盛此稿一出而諸賢之品題已如此他日所續珠玉之富充斥錦囊其所以來後賢之品題又當何如也三復之餘因書以歸之

跋文公遺墨

朱夫子九世孫婺源司訓君楨索予所藏夫子遺墨刊示學者余以此本應之嗚呼夫子集諸儒大成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不在此然而一草一木謂非造化所及不可也司訓君克懋家學而致意乎此則其大者可知矣覽者當自識之

題廬陵王恭毅公遺墨卷右

舜民家食時知進齋以經明行修膺薦承婺源卓有美政未知其爲公族子也及忝仕籍不特知進齋復獲謁公之子內翰宣溪居士亦知慕公之名矣然猶未盡知公爲人何如也北觀刑名家所傳公建明諸例暨駁稿等編始知公經濟大略今又獲讀此卷益知公家教修舉非常流可及嗚呼公之行由近以及



遠舜民之知公由外以及內惜乎生也相後不得一親炙之爲快也卷中書凡十有一首詩凡五絕皆進齋未遇時得公所寄者書則公手筆言多規勉不及他私至於憫其不遇求爲舉薦一事蓋屢及之詩則宣溪所重錄其言與書意相表裏不避舉親之嫌觀其所謂愧非呂文穆夷簡薦何遲者可知矣宜乎進齋出而善其職退而全其名老尤不能忘公之教而集此卷也公固不負族子之賢進齋亦不負族父之舉廬陵仕族如此者可多見哉舜民婺源諸生感進齋甘棠之愛非一日故題于卷端以識吾私云耳進齋名謙字中宣其賢槩見于卷末宣溪之跋覽者當自得之

書鍾呂俞君汪祥祖墓源流後

鍾呂俞君汪祥借其弟添祥孝友士也平居於其祖墓保之尤

謹既而懼其歷世久遠追思易懈乃籍其世次圖其墓形并錄其地之契券限界爲一編以示後人蓋自其遠祖宣議公以下凡九世焉夫祖墓先世體魄所藏如木之原木之本在人爲至重所當保者昔李德裕於祖墓深閭有記乃記其平泉莊曰鸞平泉者非吾子孫可謂不求保其所重而惟知保其所輕矣宜平泉之終不能保也君兄弟能保其所當保如此後世子孫爰此編而觀之以考其跡以保其祖墓於無窮與李氏子孫觀平泉莊之記者不侔矧能保其所重則孝友一脉繩繩弗替凡所輕于平泉者亦無往而不能保矣此編之功不亦大乎余忝媿媿喜其有此佳典因題于編末以歸之

書曲陽李氏世譜後

嘗讀西漢書見高祖封功臣百四十有三人其誓曰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舊齊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然列侯不三四世往往殞身矣國至武帝世見侯纔四人固繇諸功臣子孫自以驕逸抵法而漢網之密亦可知也今觀曲陽李氏世譜一世抱隱德二世當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以義兵建功授昭信校尉進武略將軍歷三世而四世既以功進武德將軍又以節進懷遠將軍五世則功益懋方進鎮國將軍荷

誥命之錫而來者尚未可量可謂世榮一世矣三世而上第弟茂聞四世則四人五世則九人六世則十有六人而來者亦未可量可謂世盛一世矣噫李氏世德之厚子孫之賢且多誠非漢諸功臣可比若我

列聖宗德報功之典又豈漢累朝可及哉此譜之作諸譜紳士

所以或序或贊喜談而樂道之也鎮國君字載道敦厚長者余自謫宦及今遷秩來滇南每辱雅愛庸書此以歸之傳云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伊陟象賢復相大戊古人世官亦惟其賢不但世祿而已曰忠曰孝此世祿世官之基也李氏後人尚其勉旃

### 書遺扇清風卷後

古之循吏治行卓異民不舍其去往往有留鞭截鐙攀轅臥轍者親民則政治任久則恩深也西軒陳先生爲貴州按察使於民不可謂親設施僅半載遽以夙望移雲南於任不可謂久然其去父老遮留號泣填路偶得一遺扇愛比甘棠其秀而有文者又形諸詠歌裝潢成卷顧綵張樂馳送滇臬舜民目擊其事先正有言濟惟貫河人乃知其清先生以奇才厚德爲政廉明視古之人誠無愧而其遺愛視古之人亦速而倍矣不然萬人



之譽詎可以非道乎哉且先生自入仕途令吾婺源者四載去  
思碑至今不朽擢南臺御史者三載今司寇白公時爲都憲知  
先生不凡特有章薦及改北臺出按浙江者一載憲度肅然歌  
謠傳播又於諸生中能知永嘉王內翰思獻至今懷知已之感  
擢山西按察副使者五載巡撫大臣及觀風之使章薦凡七上  
今擢雲南左布政使勲望益隆六詔之民直恐其不久應  
召而去於戲先生名實加於上下久矣遺扇一事曷足以盡其  
美舜民又先生遺愛中感荷最深者欲驗此卷當自舜民觀之

跋篁墩程先生往復三書奉呈彭秋官濟物

右二書歲乙卯舜民與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篁墩程  
先生往復論朱陸二先生者也其夏舜民朝賀  
聖節抵京師因謁程先生先生曰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子

之書意大略得之矣然鷺湖之手議論不傳所傳者惟辯無極  
而太極數書耳古之人執經如讎議禮如訟一爭之間曷足以  
斷其道之同不同乎舜民因舉近思錄爲問程先生曰是錄首  
篇乃尊德性之事次篇乃道問學之事此正朱先生體道之功  
也舜民曰苟如是則朱陸二先生之學果不同矣蓋朱先生之  
近思錄乃淳熙二年因東萊呂先生訪其寒泉精舍相與讀周  
程張子之書撮取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而爲之也錄成送  
呂先生過鷺湖而陸先生兄弟來會議論不合至於賦詩相諷  
其所以議論者雖不傳然朱先生體道之功已如彼而陸先生  
乃與之不合是則朱先生尊德性又道問學陸先生專主尊德  
性而不道問學曉然可見矣以所賦詩句觀之其時朱先生年  
近五十詞氣雍容略不以老成自居陸先生兄弟俱少年而詞



氣峻厲略無婉曲之意所養之不同亦曉然可見矣無恠乎舜  
民之任妄也程先生頗以爲然且謂舜民可教所以開茅塞者  
不一而足今隨牒萬里孤陋寡聞忽遇秋官金城彭公濟物奉  
命鞫事于滇相見既久每公暇輒承啓迪一日論及朱陸二先  
生之學與鄙見頗合蓋公之所造者深其論有先得乎區區之  
所同然者舜民因錄二書奉呈且記程先生所以耳提面命啓  
發乎舜民者如此嗚呼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伊洛大儒謂其同  
是堯舜同非桀紂昔人亦以孔墨並稱則楊墨豈非當時賢者  
然爲我疑於仁兼愛疑於義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故孟子不得  
不距之陸先生一時大儒誠不可與楊墨列論然專主尊德性  
而不道問學以是教人異乎聖人博文約禮之訓其流或至於  
廢學矣此舜民所以不得不疑且懼而必以朱先生爲正也况

陸先生議論見於文字之間者曷嘗一語不自道問學中來顧  
乃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乎此舜民所以不得不益疑且懼  
而必以朱先生爲正也公歸見程先生幸言舜民自領教以來  
此志頗篤倘不以遠見棄而終教之是所望焉

書二拙卷後

右二拙舜民所作分隸及韻語也舜民自少學詩不成詩賦不  
成賦固拙甚年近五十始學隸尤拙甚不過游心適興而已好  
事者偶得所隸以呈監察御史錫山吳先生遜之先生不以老  
婦拓拔見鄙反謂可進而見索焉與人爲善之心盛矣前輩字  
可傳多借古詩以傳舜民惡敢其進謁賢達多錄已詩文以求  
教舜民願竊比之今夏捧

萬壽聖節表文北上舟出大江人事頗簡因書所存記平生五



七言絕句近體古風長篇行賦共二十有六首軸爲一卷舟中  
筆硯俱草草又重舜民之拙者也故題其端曰二拙而紀其後  
將以爲先生獻夫玉在石中謂之璞鼠之斃者亦謂之璞先生  
才大德充器識宏遠至於詩文及字妙絕一時下視舜民之拙  
同稱作手豈非玉璞視鼠璞乎覽竟以之覆瓿斯爲幸矣

書慕親堂詩卷後

世有純孝名著遠近士君子從而稱頌之歌詠之公論也今  
朝廷表異孝行乃多在廬墓割股之流豈公道與公論有馳哉  
蓋孝一也而法令必究其實特以其有左驗耳其初亦未始不  
同出於公論也故爲人子者不可不得於公道不可不得於公論  
若休寧汝川吾宗文孟本之慕親有堂堂有詩且有文皆當世  
名公鉅卿手筆豈非公論之所在與蓋孟本幼失二親終身悲  
慕不頃刻忘恂恂篤行以保二親遺體誠爲純孝名著遠近者  
也舜民嘗登其堂深知其內行之肅繼讀此卷恨公道不能溥  
及於此庸書其後以俟夫觀民風者或有取焉

書重錄唐公墓誌挽詩卷後

右故封監察御史唐公邦達墓誌銘一首挽詩三十七首皆公  
平生實德在人耳目故諸作皆實無一字過者舜民自未冠卽  
教公家塾因得從公之子寧波府同知希元山東道監察御史  
希凱二先生遊知公特深恨諸作猶有發揚不盡也公沒前一  
年是爲弘治壬子舜民以江西按察僉事赴考功過歛拜公庭  
下時公精神猶健不謂竟爾永訣後雖緘詞馳祭哀悵耿耿旦  
夕不能忘去年舜民丁先母憂里居請禮同知先生哀集諸作  
俾錄爲一卷以縑絰在身稽延迄今始克應命嗚呼公之身已



矣公之實德不可泯也矧諸作之存有足徵乎昔蔡邕平生碑銘惟郭有道不愧今諸作未敢必其一一如邕而公之不愧斷斷如有道可知矣讀者再驗諸鄉評始信舜民之不妄

書六松亭卷後

歲星明於上秀氣凝於下此天之所以生六松也得其情於昂霄聳壑之時發其狀於舐筆和墨之際此沈石田所以作六松也取其質之剛而理之直期其材之全而用之大此幸庵彭先生所以贈六松之圖而黃生友直所以名六松之亭也幸庵既又爲之記一旦黃生攜以過余紫陽寓館致幸庵之命俾同寓諸君子分詠之余因口占六松如六士亭亭莊以重今日足風霜他年可梁棟二十字以塞責黃生意猶少之噫六松豈率然可稱者哉必不伐於斧斤不朽於尺寸不屈曲擁腫以自伍於

凡木先具其體而後可以言其用焉耳崔斯立之哦與不哦丁固之夢與不夢非所較也幸庵之意亦必不外乎此生字益之發之蘭溪簪纓族有美質爲幸庵高第是其地不異於徂徠而植之者不異於郭橐駝矣六松當知所以自立云

書重修休寧縣忠顯廟記後

右記詞冗拙甚然述吾祖唐越公之功之德無一溢其美者近世宗先達克寬先生準資治通鑑綱目書隋大業中群雄起兵起之例論唐史不當以賊名加公而程篁墩先生又以秦吳芮漢竇融比公大義炳然真如日星則舜民之記非子孫之私矣休寧西門之齋有徙居其邑之汪闕曰珊者得公遺像摹之于卷將求世之名筆以贊詠之而謂舜民當具行實於其首簡故不敢再有他說而錄此記以復之珊字廷珮乃江湖之彥亦



公之慈孫云

題雲水山房卷後

吾宗休寧之汭川有孟禎先生者嘗扁其讀書之室曰雲水山房求詠于士林諸君子詩未滿卷而先生捐館其子龍復遍求之以成先志且欲予爲填諸卷尾之空予自童年聞先生文學之懿及觀先生所編汪氏文獻錄知其有功於宗盟又嘗過汭川觀其所謂雲水山房者固無恙而先生竟不可作不能無感慨焉今觀龍能拳拳益彰其父之美則又不能不樂先生之有子矣故書此以歸之

跋飲中八仙圖

杜少陵飲中八仙歌人不數句而各盡其豪放之情趙松雪橫半絹從賀知章至焦遂次第分之上書其歌下畫其人亦不數筆而各盡其豪放之狀少陵詩歌多矣松雪獨書此而畫之豈亦有意八仙之豪放耶八仙天性也若陶靖節之縱飲則以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故放於酒也松雪親有宋之胄胡元非堯舜之朝欲輕學士承旨而放於酒則書畫歸去來兮辭以爲之圖尤美矣而獨有意乎此或一時之筆而未之思乎雖然此歌也此書也此畫也并見一圖不曰三絕不可也余姻家子潭許君尚志什襲藏之容臺卿嘉禾呂公書其後而詠以詩一旦復出見示賞玩間有指圖未旣署趙孟頫畫缺其下而行外不當又加子昂二字以爲贗筆者余曰不然頃見松雪書畫多以字行而此圖以名著必有味者將謂後人不知爲松雪故贅其子云爾益以見此圖之真也若鷹筆則必徑以字行矣余續爲之跋因并及之







所言矣苟必盡如其言則處士之祖父豈無有次未成之業而處士之躬又豈無因時制宜之守與且業之所以能守又必有道以爲之主非徒爾也勤以施之儉以節之孝義以本之問學以充之積善以培之則業不惟可大而又可久矣處士博雅儒者守業素行允契於斯道余之說豈故贅哉特以告其後人云

### 尚友圖說

或有問於余曰幸庵先生尚友諸葛孔明陶淵明非一日矣今而圖之何邪余應之曰耳聞不如目擊之真也曰淵明去今遠孔明又遠圖之肖邪否邪曰世人爲此圖多矣百圖百同必有所受余固不敢必其肖然其忠勤之度閒雅之容儼然可掬也前後出師表歸去來辭一日讀再過想像其人再展此圖宛然心目間矣或又曰幸庵自言得志則當爲孔明不得志則當爲

淵明是以出處論矣迹其初孔明非不處淵明非不出也余曰梁父之吟其處以時然知帝室之胄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舉孔明之盛莫如出公田之利其出以貧然以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舉淵明之盛莫如處也先正朱子作綱目於三國鼎峙之秋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書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書丞相亮受遺詔輔政書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貶右將軍行丞相事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出次成固伐魏圍祁山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於宋業方隆之日書晉徵士陶潛卒一出處其所關者大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樂夫天命復奚疑又其第二義也又曰孔明淵明在漢晉未誠爲巨擘然與其論士於三代之



下孰若論士於三代之上孟子論尚友以一鄉一國及天下善士爲未足又進而尚論古之人焉所謂古之人君則堯舜禹湯文武臣則臯陶伊傅周召窮則孔顏曾閔是也諺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幸庵何舍此而取彼邪余乃終告之曰此正幸庵善於尚友也孔子大聖人其尚友皆古大聖人可也然一則曰竊比於我老彭二則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不過商賢大夫古之聞人而已孔子之尚友非幸庵之所當法乎且孔明嘗自比管樂矣淵明亦嘗自比魯黔婁矣而孔明淵明心迹之正聲光之茂歷千古而益著回視管樂魯黔婁何如也古人高處率非今人所易及幸庵所以友其人者師其高而已矣因迹以求其心反身以兼其善能使孔明與淵明復作引馬按轡不敢爭先而後世之言尚友者又將不在彼而在此則此圖於幸庵不爲無補矣或者遽斂衽不以余說爲妄用敢識于圖末云

### 忠說

忠道大矣古聖賢言忠歷歷可考厥後忠經亦有聖君冢臣百工守宰兆人之分豈特臣事君而已哉若對子之孝言則忠爲臣事君當然也蓋忠者盡己之謂事君而不盡此心奸貪欺詐之賊耳非臣也史傳諸臣有大忠有精忠有樸忠有毀家之忠有殺身之忠有激忠有憤忠有小忠有詐忠有懷奸不忠又有前忠而後不忠一事忠而餘事不忠者忠則可賞不忠則可誅如黑白可指余臨宋文山先生大書忠字愛其可以勉世之爲臣者於是著忠說弘治甲子長至日新安汪舜民隸于彭城兵備行臺之東壁

### 孝說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昔孝經雖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分言之究其極通乎天地神明能盡道以事天亦孝也豈特子事親而已哉若對臣之忠言則孝爲子事親當然也古之人有大孝有達孝有至孝有純孝有中孝有小孝有生事死事之孝有越禮加敬以矯情傷生致養以干譽之孝有悖逆不孝又有少慕父母而孝衰於妻子存則不顧其養歿則求安眠鶴飛之地以爲孝而微富貴者孝則可法不孝則可罪如霄壤不侔余臨宋文山先生大書孝字愛其可以勉世之爲子者於是著孝說弘治甲子長至日新安汪舜民隸于彭帥兵備行臺之西壁

### 節夫字說

汝川宗姪尚和冠時內翰程篁墩先生字之曰節之命其門人

今進士李君彥夫爲之說余讀三四過既喜其字之當而說之備矣復詰之曰尚文質夫尚忠恕夫尚禮敬夫尚謹庸夫非子之兄尚義宜夫非子之弟乎請易以節夫字之取義在節而不在于之未必非篁墩與彥夫意也古云字依於名字以表德又云名有五取於父爲類今易一字以從諸伯仲亦有類之義矣八元八愷猶曰總號若四乳八子已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之分漢以下又有陳氏二方韋氏二將馬氏五常之類不可枚舉亦未必非古意也於是尚和躍然喜且欲得一言以紀之於戲和諧也相應也樂之所由生也節符也以竹爲之而有程所以示信也禮之所以序也晦庵朱夫子曰嚴而泰和而節斯言其至矣尚和年方壯讀書好禮修身謹行欲敦孝友以爲家政而於名與字不苟如此其進安可量哉莊周云



得之字說

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又偏重於節矣尚和其擇之  
昔聖人謂參也魯宋儒程子以爲參也竟以魯得之余宗歎沙  
溪有庠生曰魯者初冠時賓字曰得之亦既有年矣一旦求說  
於余余應之曰魯爲鈍非質之美也得者得乎聖人之道所謂  
曾氏之傳得其宗是也聖人之道豈魯可得者故程子又曰曾  
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爾蓋謂質雖魯而學誠篤所以得乎聖人之道非  
謂以其魯故得之也矧生名魯而質非魯苟學曾子之所學豈  
不得曾子之所得乎學之將何如三省以自治也弘毅以爲仁  
也以親喪爲自致以孟莊子不改其父之臣之政爲難能志  
而不養口體以爲孝也託孤寄命以至大節不可奪以爲君

子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則稱  
之堂堂者則外之以取友也慎終追遠化民之道也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爲政之本也得其情而哀矜勿喜爲士師之心也此  
皆所以得之之功也聞一貫而知忠恕臨終啓手足而知免此  
皆所以得之之效也曾子遭非其時雖不仕而體用已具生當  
文明之世作養有年他日發身賢科以躋膺仕舉曾子之道而  
措之天下無不可也視彼司馬相如黃居難之輩豈不大有徑  
庭乎生再拜曰先生之說偉矣請佩服而躬行之

正已軒箴爲吳以正作

心志情性此其內也於焉正之非禮不萌瞻視衣冠此其外也  
於焉正之非禮不形坐必如尸立必如齊靜而以正鑑空衡平  
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動而以正本立道生父子兄弟正則足法



衆寡小大正則相寧規矩準繩自治既正豈惟州里蠻貊可行  
苟爲不然無其本矣謂之正已奚取虛名

月窩銘爲王熙字作

表表王君有此月窩名則美矣義也云何昔之安樂手探月窟  
惟窩之銘與窟同物君曰噫嘻非取姑又月如冰鑑窩如斗筭  
一塵不干虛則生白默坐怡神夜氣以息展易之圖玩易之辭  
方寸了了嫦娥奚知余曰君哉江湖之彥藏修于茲縉紳交羨  
君既好古必窮其原月窩樂矣尚躡天根

故族祖存政翁像贊

於惟我公才邁氣充隱居行義光裕業隆敬想高風端拜遺像  
百禩之英萬夫之望

炳五伯母寫真贊

皤然其髮炯然其瞳端莊靜雅洵美且都觀丹青之狀其外誠  
不失於錙銖矣至其功在教子賢在相夫德粹良玉操湛冰壺  
則丹青於其內又豈能模也哉然則欲知孺人者先察其行後  
覽此圖庶知其著於外者乃內之符爾噫此其所以雖失偶於  
中途而卒收福壽於桑榆也

集詩作董亦樂翁夫婦贊

衡門之下碩人其頤窈窕淑女無非無儀安且吉兮琴瑟友之  
宜爾子孫福祿如茨侯栗侯梅山有蔚薇不稼不穡可以棲遲  
貽厥孫謀維德之基君子偕老萬壽無期

族伯母奎二宜人江氏遺像贊

其存也雖族姻鄰里亦罕得而見之但稱其爲女而淑爲婦而  
貞爲母而慈至于壺內之政莫不秩秩就整而咸得其宜其歿



也無老幼疏戚舉追慕而興悲且幸其有女宜家有子幹蠶有孫克岐至于身後之業莫不津津向盛而惟德之基其存如彼其歿如斯則丹青之狀端莊靜雅或者得其庶幾

贊休寧隆阜吳世現以道行樂小像

不章甫矣孰與乎脫巾散髮之狂不逢掖矣孰與乎袒裼裸裎之陋手悅閑於汗雨浹背之餘蹴踘棄於流星落地之後噫斯人也而有斯像也豈非倦于爲樂而思仍其衣冠之舊也與

贊族伯父盛一公希鑑先生遺像

孝誠于親友篤于弟先生之大行於斯以全勤儉于家忠信于鄉先生之令名於斯以立慎獨有號視伊川主敬其功同和義有箴較顏氏家訓其旨一本儒通醫以濟人其惠周也不問其何者爲戚何者爲疎積善創業以裕後其心公也不知其孰謂

之子孰謂之姪嗚呼拜遺像於此時考素履於昔日然後知仁

義道德之風在人或竊其名在先生則敦其實也

斗山俞必大像贊

此斗山靜逸俞處士之像也年七十有四矣肩宇之偉然也如山眸子之瞭然也如月容顏之瑩然也如童顏鬚髮之皓然也如畫詩書之粹也設帳授徒如馬融道德之成也居鄉行義如王烈處士之爲處士也如此此其壽之所以益高子孫之所以益盛而諸福之臻也所以益全而無缺

鍾旭贊

此我

孟宗皇帝御筆也太學生蒙化左軛得之錦衣百八孫玉曰道江石出以示臣稽首頓首爲之贊曰陽動陰靜屈伸往來曰



神口飛傾覆栽培孰謂鍾馗能除虛耗夢中藍袍因言其號  
聖皇御世其鬼不神猶假斯圖

寶輪璘璘蓮海內外長養生息百邪不詐歸于有極

道金兄寫真贊

此族兄道全先生年五十以前所寫真也觀其鬚髮之顰然則  
今日之瞠然也可擬望其氣宇之軒然則今日之溫然也可期  
原其才識之超然則今日之粹然也可見本其心術之坦然則  
今日之泰然也可知噫鬚髮氣宇其外也才識心術其內也丹青  
者固有能為不能為至若鐵畫銀鈞愈老愈健被諸縑素泐諸  
金石在今日呼為趙松雪豈非歷數百載而一時也與

族叔祖茂通公遺像贊

如鐵之面如猱之髭如燭之目如翠之眉此余之所追想而畫  
工之所庶幾正直之談果毅之行箕裘之襲詩禮之盛此畫工  
之所弗逮而余之所企敬於戲畫工得其外余則兼其中畫工  
保其形狀傳百年而可久余則知其子孫歷百世而益隆後來  
者以余之言驗畫工之筆則所謂德義可尊容止可觀者豈不  
可必其無窮也與

龍贊

白雲一窟鱗甲深密于斯之時其體以立赤地千里頭角崢嶸  
于斯之時其用以行易曰以潛身也此其體之立所以豫書曰  
汝作霖雨此其用之行所以著噫龍之為龍其於君子之道亦  
庶幾乎

汪照磨遺像贊

此余宗先達順天府照磨永華公遺像也公初以才德兼備應



詔而起得壽僅四十有三卽世今四十有七年矣其孫錠克紹家學始請余爲之贊曰其才也充其德也良其學也粹其名也揚其位也不顯其壽也不昌其存也所謂栽者培之厥理雖爽其沒也所謂保艾爾後厥效已彰宜其歷年愈久而人之企斯像也愈敬愈慕而愈不忘

汪處士伯達寫真贊

此余宗丈伯達處士之像也器度雅逸無塵俗之態衣冠素淡有古朴之風出則覽江湖之名勝歸則樂田園之從容桂子足以象賢蘭孫足以亢宗齒之尊也超羣羣之境福之萃也備箕疇之隆處士之爲處士也如此宜其繼今以往坐陟斯願而享太平之樂於無窮

璫溪金公像贊

此前文林郎知汲縣金公彥初之像也器宇昂昂其殿廟之六瑚與文行卓卓其丹山之孤鳳與地治一同職舉六事其用世之昌與遠謫不起秉德不回其遇數之奇與至於保艾爾後其詩禮之澤箕裘之緒三四傳而益盛謂天嗇其躬豐其世然與非與

文遠于公像贊

此今致政武略將軍于公文遠之像也望之其氣昂然知其有廉頗之勇卽之其容粹然知其有鄧禹之仁熟韜略審弓矢不以昇平而自佚說禮樂敦詩書不隨俗見以自卑生財如陶朱而平生多傾橐焚券之善設客如孟嘗而門下無雞鳴狗盜之鄙將軍之爲將軍有如此是宜其在官也軍政克舉而士卒畏其威懷其澤其退休也縉紳增重而子姓仰其蔭紹其芳他日



年彌高德彌邵福履之全有隆而無替人之觀此像者安得不  
再拜起敬也邪

武十四公贊

此宗先達武十四公積薪之像也規儀形於昔日也忽焉如夢  
拜遺像於此時也宛焉如生詩書禮義之澤在後裔也業益充  
而益盛忠信篤敬之施在鄉邦也名愈久而愈馨喻俗多善言  
今猶響人之牙頰寫興多佳句時自出已之權衡嗚呼公也儕  
之往哲其真為陳寔之弟王烈之兄與

兗山汪母像贊

此汪母程孺人歿既八十年其子文林郎知縣道終慕覓想之  
像也寇母不及其子之貴也故準也有捫瘡之哭丁母不及其  
子之養也故蘭也有刻木之傷孺人其寇母之儔與則道之視  
準未弱冠而孺人之傾棄為太早孺人其丁母之儔與則道之  
視蘭已耄耄而孺人之垂麻為尤長於乎此圖孺人不亡惟其  
德厚故其譽彰惟其躬之既薄故其後之宜昌

汪口俞君樞保像贊

曰孝曰友曰忠信一鄉之善士也既富既壽既康寧五福之全  
人也無榮無辱無是非生前之逸樂也有子有孫有曾玄身後  
之餘慶也嗚呼公邪人有一於此可謂難矣矧公皆有之邪人  
之瞻公像者當知公為不可及矣又安得不改容而起敬邪

唐司訓調元像贊

此郡博文江唐先生之像也蒼松古栢其姿與光風霽月其懷  
與長江大河其文與精金美玉其行與行雲流水其思與春風  
化雨其教與簪纓袍笏不足以榮其身而片紙隻字往往見重



于公卿士夫之賢者斯人也謂爲唐之鄭虔宋之梅堯臣其然  
與其否與

畫猿贊有序

此猿也我

宣宗章皇帝御筆也雲南按察司副使臣新安汪舜民謹稽首  
頓首爲之贊曰其臂也通而不離其身也輕而不疲其啼也雖  
樂如悲其緣也雖險如夷猿之爲猿如此可謂微乎微矣抑與  
鳥獸魚鱉以咸若託乎深山大澤而自宜驗一物之得所見四  
海之雍熙不然何以勞  
宸翰于萬幾之暇而成此一段之奇也與

黃主簿贊

此歛簿弋陽黃君廷寶入

觀待流之像也袍笏傲然情慢無從而作環珮珊珊然非僻無自  
而入本其中之洞洞屬屬宜其外之戰戰慄慄俯而思欲陳民  
生之利病仰而瞻欲疏政理之得失夷考其行寬簡雅慎又非  
承進旅退者所可及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傳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吾於斯圖蓋將驗其語而述其實與

戴廷德處士夫婦像贊

此戴廷德處士之像也簪纓之胄詩禮之家林泉之彥江湖之  
雄懿行乃心之存善富乃天之豐有子以宏其業有孫以寬其  
中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郡邑上下莫不稱其祗法供賦而不失  
兆人之忠噫深衣幅巾其氣雍雍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誠  
正其享福於無窮也與

此戴廷德處士賢配吳孺人之像也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秀



其家既富而儉不渝其年既耆而勤益懋其行必師古克全婦道毋儀之良其妝不從時恪守故家大族之舊其所尤難者妬不形于娣媵而慶則鍾于嗣續噫而今而後吾知其德益崇福益隆子孫益盛于以輔佐君子而同躋于上壽也與

### 孫封君像贊

此故封君文林郎黃陂縣知縣孫公璧完遺像也龐眉偉貌四皓之同儕積善行義王烈之比肩也勤儉起家任氏之善富孝友立身張仲之齊賢也讀書強記李隨州之籍籍劇談對客王景略之侃侃義方教子贊禹鈞之拳拳也噫公之爲公有如此是宜其袍笏滿牀而沐九重之封享五福之全也是宜其蘭玉滿庭而澤足以裕後業足以光于前也

### 游思泰妯大贊

此姻丈游處士思泰遺像也心胷坦率操履端詳行重乎族黨才邁乎鄉邦早年幹蠱而志旣立中年創業而家益昌其晚年也雖危乎目眚而積善之心恒孳孳以不忘此其深衣幅巾所以起敬于人者無替而蘭芳桂馥所以衍慶于後者未央也與

### 閩張憲余遺像贊

此余江西同寅憲余張公希白之象也與余別一載而致政又一載而不祿迄今又九載矣展而拜之儼如平生感慨何如哉其子庠生天物請爲之贊曰疎眉廣額器宇昂昂此余之所記亦畫筆之可彰雄才博學憲節琅琅此余之所讓非畫筆之可詳乃躬未宏乃嗣其昌願槐陰之滿庭庶斯像之不亡

### 欽新州葉廷美行樂圖贊



此鄉友葉君廷美五十歲時所寫真也越又八載矣其鬚脩然  
今白者多也而強壯弗減其眸炯然今閱歷廣也而精神益盛  
其才知表表然今履事熟也而事皆見其可稱其氣度豁豁然  
今接人衆也而人皆知其可敬其僕訥訥然其鶴款款然其山  
川草木潑潑然今皆如故也而其行樂也彷彿乎舞雩之歸詠  
斯人也其真江湖之傑與不然何以尋芳探奇而擅風月之興  
許宗大行樂圖贊

此歛西許君宗大年三十時所寫真也詩禮在庭孝友在躬毅  
然其外坦然其中瑤琴錦囊白雲蒼松樂哉壯志對此春風

### 竹坡直叟傳

叟姓金氏名麓字主和休寧瑞溪人宋太保大丞相府咨議參  
軍南仲公之玄孫元鄰稅司使明德公之曾孫

國朝汲宰彥初公之孫監察御史士輝公之姪後圃先生之次  
子也簪纓詩禮望于新安叟獨抱隱德澹於世味酷愛竹植于  
溪之南坡時命僮攜琴鶴一遊以適其興因自號曰竹坡直叟  
蓋其性直不能散事接人無妍阿態居家事父母極孝事兄極  
恭兄歿遇猶子極有恩意凡財帛之蓄無毫髮私訓諸子若孫  
一以禮不少姑息故門閥日盛居鄉彰善癉惡無所假貸族有  
冗侵于人者必倡衆遏之有不韙者必聲義責之故里俗亦仁  
厚此其直之明效也竹方茂叟年方六十有七康寧如少壯人  
其樂方未艾君子雅重之

靜軒曰人之生也直叟之直可謂不失其性矣植類理之直  
者莫竹若叟之愛竹將以此其德與余嘗聞叟直旣而訪之  
又嘗見其所以直且嘗過南坡徘徊竹下知其非泛泛溺情



于物者叟之於竹其百丈之篔千丈之筍乎若筍篔之毒簞  
纂之小筍籜之末筍筍之微皆不足言矣所謂南坡者其昆  
侖之北谷乎若渭川淇澳以下亦皆不足言矣竹之直皇多  
有之叟之直非尋常可得者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叟豈徒直者哉其必兼進乎此弘治壬  
戌人日撰

汶川汪氏三節婦傳

休寧之汶川汪永慶妻孫同里故雲隱翁女也永慶沒三子勝  
芳生芳蔭芳俱在襁褓孫年二十八貧窘甚紡績織維撫教其  
子終無嫁意年今六十五永慶從姪道夫經明行脩而早歿其  
妻程年二十四撫其子鰲鯨方就外傳不幸繼亡人有慕其德  
賢者百計欲奪其志程聞之怒遂縊而死敬夫妻程歸及五月

而敬夫沒誓志守節撫遺腹子傳芳成人痛其父不壽能力學  
祇行以養母二程亦皆里人出宋端明學士洛水公之族時稱  
汪氏三節婦

宗人鱸溪靜軒曰婦有節難也一門三節尤難也究其節之  
所以立其志苦矣慷慨殺身者苦于無嗣從容就義者苦于  
保孤其所以貽範裙釵流芳閨壺則一也新安詩禮郡志稱  
女子正潔不淫然一門三節亦罕見汶川汪出吾鱸溪遷自  
回嶺及休寧西門回嶺在元李饒州路治中元圭之母及其  
子若孫之婦壹稱一門三節矣雖生有先後不若同時者尤  
昭于人之耳目其為吾宗之盛美則一也近修郡志孫之行  
實不泯二程以郡邑無報章而漏然而天地間真實豈可掩  
哉也自與回嶺之一門三節同垂竹帛可卜矣若夫



國法女婦自年三十以下夫亡守節至五十以上不變者必旌表則有司存弘治壬戌春三月下旬著

### 盧貞婦傳

貞婦姓汪氏名鑿音歛人浙江按察僉事公仁夫女工部盧主事君雄飛配也在室早聞詩書之訓僉事公愛之嘗曰此女必以嫁官人年十九主事君聘以繼室盧為嚴之淳安世家與歛接壤而近貞婦既歸甚有婦道主事君旦夕畢力於公而弗顧其私凡家務巨細區畫皆出貞婦其淑慎之姿貞靜之德賢明之行一時縉紳家率以為弗及也主事君三載考績居最貞婦荷

恩封為安人未幾主事君以部檄擁旆荆南甫過家而卒貞婦在室師聞訃哀慕絕色攜幼女歸淳安以禮葬其夫矢志守節

時年二十有一間有以其青年早寡且未有子疑其不能一志者貞婦嘆曰婦道從一而終古之人之死靡他矧吾生也僉事之女歸也主事之婦綱常之道聞之孰矣人胡不亮我心哉於是聞者敬服浮議遂定貞婦乃屏紈綺去粉黛盡孝敬以事其舅姑如夫存時且悉以已奩具嫁夫前室二女既而姑沒又脫簪珥以盡祭葬之禮久之其家業益落諸妯娌又悍戾太甚貞婦不堪其逼迫僉事公乃強迎歸歛貞婦斂蹤跡依母氏以居撫訓其幼女既長弟庠生孟進等為擇嫁于都憲程公好禮之曾孫濟貞婦歲時設奠祀其夫哀毀切至冰清玉潔不渝初心者近三十年矣歛淳安人咸稱之曰貞婦僉事公名山學行純粹主事君名鴻亦名士云

靜軒曰昔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鄆以奉宗廟



國法女婦自年三十以下夫亡守節至五十以上不變者必旌表則有司存弘治壬戌春三月下旬著

### 盧貞婦傳

貞婦姓汪氏名鑿音歛人浙江按察僉事公仁夫女工部盧主事君雄飛配也在室早聞詩書之訓僉事公愛之嘗曰此女必以嫁官人年十九主事君聘以繼室盧為嚴之淳安世家與歛接壤而近貞婦既歸甚有婦道主事君旦夕畢力於公而弗顧其私凡家務巨細區畫皆出貞婦其淑慎之姿貞靜之德賢明之行一時縉紳家率以為弗及也主事君三載考績居最貞婦荷

恩封為安人未幾主事君以部檄推茂荆南甫過家而卒貞婦在京師聞訃哀慕絕絕攜幼女歸淳安以禮葬其夫矢志守節

時年二十有一間有以其青年早寡且未有子疑其不能一志者貞婦嘆曰婦道從一而終古之人之死靡他矧吾生也僉事之女歸也主事之婦綱常之道聞之孰矣人胡不亮我心哉於是聞者敬服浮議遂定貞婦乃屏紈綺去粉黛盡孝敬以事其舅姑如夫存時且悉以已奩具嫁夫前室二女既而姑沒又脫簪珥以盡祭葬之禮久之其家業益落諸妯娒又悍戾太甚貞婦不堪其逼迫僉事公乃強迎歸歛貞婦斂蹤跡依母氏以居撫訓其幼女既長弟庠生孟進等為擇嫁于都憲程公好禮之曾孫濟貞婦歲時設奠祀其夫哀毀切至冰清玉潔不渝初心者近三十年矣歛淳安人咸稱之曰貞婦僉事公名山學行純粹主事君名鴻亦名士云

靜軒曰昔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鄆以奉宗廟



春秋賢之者紀亡宗廟無所於祀猶幸有鄒可歸也今盧氏之宗雖衰其祀不廢而貞婦之身則無所於歸使不棄淳安而歸于歛則莫能持其節而自立矧更二喪嫁二女爲婦爲母之責大略已備兼有幼女宜圖其後邪是則貞婦之節不惟有以守之而又有以處之方諸叔姬蓋異轍而同至也僉事公有女如是主事君有妻如是九原瞑目矣他日觀民風者尚有徵於吾言弘治壬戌四月下旬著

### 無妄軒傳

三山鄭氏有無妄軒者烱其名叔亮其字湛如明鏡者其方寸時如喬松者其狀貌利如錐之在囊者其才美如玉之在璞者其行經傳子史與夫諸家百氏其博覽易其本業也麗如春葩暢如浮雲者又其詩與文也居家以孝友稱舉于鄉爲第二人

左第試政都臺爲名進士比主戶部事清理十三布政司勘合提督內府供應及泮石橋大堤上等處馬房草運罔不盡其心三載考績膺

敕命有端慎勤敏茂著公勤之褒贈厥考如其官厥妣偕安人嘗奉

重書督軍餉于山東諸路綜理得宜故兵不乏食民不告勞又嘗督理通州糧運惟公惟廉及瓜所屬狀乞借一年監督德州倉公廉如通州旣而進員外郎又進郎中奉

重書總理宣府糧儲懲權貴專併之弊一出一納蒞以政而繩以法人雖不敢干以私然怨望者多矣三載還部視事適四州歲歉建救荒之策寢需爵之議民賴以活者衆於是聲望琅然遂擢貴州右參政未幾昔之怨望者以計中傷之謫知廉州府



雖瘴鄉處之裕如勤政事慎刑獄恤民隱興學校吏畏而民愛  
巡撫大臣刻薦之謂其功業收之桑榆可必也歷三載上其績  
未至考功而沒得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知之者咸曰悲哉失此  
哲士子垠世其業為郡庠弟子員學行尤粹將來遠大未可量  
集其遺稿狀其行請監察御史林君廷玉銘其墓諸孫皆俊偉  
人又咸曰死而有後可謂不死矣鄉邦重其名兼避其字稱無  
妄軒至于今云

論曰昔子游以文學名及其為武城宰能教以禮樂且能知  
澹臺滅明之賢政事之美也可知後之名卿乃曰文學止於  
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是判文學政事為兩途矣鹿戴玉而角  
斑魚懷珠而鱗紫安有積於中而不形於外者哉若無妄軒  
者迹其平生庶幾明體適用兼文學政事而有之其壽之不

昌用之不宏天也抑將嗇其躬而豐其後亦天也志三山人  
物者當有徵於斯言正德丙寅中秋日撰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行狀 墓誌 墓表

明故處士程公周生行狀

處士名周生字生亮行俊一發源之溪源世家也祖尚質父玄珠皆鄉先達處士生洪武己未九月二十有七日自幼天資秀發明敏異常少長遇事有才略為鄉名人洪武末玄珠公充漕運百夫長是時河道梗塞役者多不返公以身老役重恐弗克濟處士年方弱冠乃慨然曰趨上之事而赴其工忠也服父之勞而幹其蠱孝也忠且孝我於義當往矧吾祖宗以來累世積善必無虞及往果竣事而還玄珠公大悅鄉邦稱之後又充糧長驅馳兩京未嘗憚勞其所催科惟足公家之稅而已無過取也玄珠公即世處士服喪過哀宣德初有司者以處士公直舉



爲耆老鄉民訟者往質焉處士是是非非片言剖之皆得其情雖親睦亦所不容故人莫不悅服凡有籲詞不願之官而願于處士之庭者比比號曰周生御史蓋以御史糾正時弊人之所憚處士之爲耆老亦如之故也晚年付諸事於其子存善坐享高堂備膺厚福人所罕及天順壬午三月初二日歿于正寢享壽八十有四配汪氏乃舜民之從姊姑也孝舅姑和妯娌勤儉持家爲閨門楷範生洪武丙辰先處士三十年卒至是與處士合厝于石倉之前負甲面庚實爲佳兆子男二長卽存善次存慶孫男四士壯士奕士昂士遺曾孫男四璠璵生于處士存日璿琰生于處士之旣沒璠之婦舜民女兄也子而孫孫而曾孫來世業視處士之存爲益隆非處士有積之厚何以致之舜民生雖後時然而忝通家聞處士之行甚悉懼其久而弗著也謹

狀其梗槩如右庶使當世巨筆大書以表處士之墓者有足徵

明故處士黃應夫墓碣銘

休寧之五城有處士黃應夫者蓋居鄉行義之士此其墓也塋旣三十年矣其子壽乞始克介其宗人世瑞君具行實謁余序而銘之序曰處士諱順應夫其字也其先由晉太守元集公家新安遂爲新安著姓歷十七世至文漢始遷五城又十世至逢原仕宋爲奉順大夫其派以盛處士六世祖也曾祖能祖員考佑世有隱德爲鄉閭所稱重處士之生承奕世積累之深且遠克率詩禮不儕于庸凡旣而佑翁蚤世處士以弱齡遭大故而喪盡哀塋祭皆盡誠遠近賢之奉母其恪盡子道及執後喪益虔其教子孫一以謹厚忠信冀不墮于前聞其治家惟勤儉是



尚故能廣理田廬益大其先業其處鄉閭甚樂易不爲驕諂態  
與人必誠遇貧弱必加賑恤故人無長幼高下多親慕愛戴之  
其爲人溫厚篤實一語默動止亦不苟其享有壽富康寧宜也  
景泰甲戌六月某日以天年卒距其生洪武戊辰爲壽六十有  
七娶同邑會里程氏先處士若干年卒墓與處士同所繼娶以  
口范氏後處士二十有七年卒啓祔處士之窆二配俱有淑德  
子男三長忠慶次卽壽乞次壽昌俱克肖處士爲人女二長贈  
適某人與忠慶皆程出次蘇適某人與壽乞壽昌皆范出孫男  
十某某某某生于處士存日某某某女一曾孫男十二  
女五皆生于處士之旣歿其墓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其墓  
在邑之何坦嗚呼若處士者可謂上培祖先之蔭下開子孫之  
基生有餘福死無遺憾者矣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鄧林之木兮其託根也深而侘崑山之玉兮其抱質也確而  
溫木不梁棟兮亦不災于犧尊玉不瑚璉兮亦不罹于炎燹  
枝葉永茂兮山輝永存千載不朽兮我銘斯窆

明故德化縣知縣汪君墓誌銘

此文林郎知九江府德化縣汪君時用之墓也君諱琦時用其  
字祁門臨清人祖仕政父輻皆潛德弗仕君幼嗜詩書性沉靜  
類成人仕政翁鍾愛之八歲隨母歸寧從舅方文炯氏奇其器  
識妻以女弱冠篤學有聲以輻翁廢視扶持不敢離左右遂絕  
意進取仕政翁勗之於是復業舉子爲邑庠生臺試每居首選  
天順己卯丁外艱哀毀逾制兵部侍郎同郡吳公永清致政里  
居延君訓諸子若孫遠近執經就業者衆君教人必以道不徇  
俗以虧模範故從遊多所造就若辰州府知府汪君正與吳公



之子福建鹽運司同知紳順天府通判紋孫監察御史瀚皆其  
高第弟子成化乙酉君以春秋領鄉薦五上春官皆弗利卒業  
成均歲辛丑銓試優等授知德化其治倚郭又當大江之衝土  
瘠而民貧君下車樂易寬平每以廉節自勵不傷財不害民不  
唯唯以奉上不赫赫以立名民賴以安濱江水溢人多逋逃督  
稅者不能償甚至瘐死獄中而子孫猶不免縲絏君緩其刑親  
立簿書條陳家世之美及累年積負之狀勸募於人不數日所  
負悉償郡上其事三司移文獎勞以旌之歲壬寅洲民田舍俱  
沒逋逃益多時催科甚嚴君惻然曰寧罰已俸不忍重困吾民  
也驛使紛紜力役不給君請戶部鈔廠船料羨鏹立雇役法民  
始少甦士大夫入謁禮於公堂不受私囑他如造浮梁備火患  
創倉廩建廟學編拯溺之保甲增禦虎之卒徒表陳處士之後

葺狄梁公之祠善政不一聲動三司間委兼征船料君懲往弊  
減其三之一取足歲辦而已往來利之至於斷獄明慎而恕未  
嘗因喜怒輒高下其手歷七載以母老累辭歸養民留止之歲  
丁未始謝病歸囊無餘積不事經營惟勤惟儉上以奉慈闈下  
以教其子弟孝友之政施於家庭及丁內艱哀毀尤甚處姻族  
鄉曲無不盡情有不平者每以理喻之亦無不心服又與從兄  
處州府同知瀚協立義社并倡立耆英之會託詩酒以爲終老  
計晚年屢空略不以經心而易其念弘治辛酉感疾危篤二子  
本木泣請遺言各賦詩一首命藏之皆戒飭勸勉之辭以十月  
六日終于正寢遠近哀悼無間疏戚距其生正統庚戌得壽七  
十有二配方孺人素稱賢內助年今七十有一精力猶健本克  
幹家蠱木資性穎異爲邑庠弟子員女三皆適名家子孫男女



各二俱幼君初舉于鄉舜民已稔盛名歲戊戌始獲與君同上  
春官儔人之中仰接餘論君往德化時舜民官行人餞君都門  
外比君致政舜民以御史忤權貴遠謫滇南聲聞不相接去年  
夏舜民纂郡志與木同寓紫陽觀知君操行老而彌篤又讀九  
江府新志載君名宦中有廉以處已惠以愛民至今民懷之之  
稱於是益信君居官之不苟方恨弗克再一請教不謂君遽不  
祿也木與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密梓源其地背辛面乙  
爽塏翕聚并爲方孺人營生窆于其右且空其東西爲日後子  
孫昭穆族葬之謀乃以鄉丈廣西少叅王君克溫所爲狀請銘  
嗚呼吾汪氏在新安文獻最盛而臨清之族爲尤盛君又臨清  
之賢者惡可以不銘銘曰

科名匪顯顯在學充君僅一舉聲價以隆祿位匪榮榮在才

茂君治一同百姓以足壽考匪貴貴在德修君逾七十素行  
何尤密梓之源佳城鬱鬱君克全歸安處此室我誌壙石載  
隸豐碑君之後賢世世興思

明故吳處士墓誌銘

休寧隆阜吳君以道卒既十載將葬于其里之

厥子鍾芳

鍾傑奉君兄以正君及其友程雪崖所爲狀泣求銘君與余子  
愨俱婚戴氏而愨之姻議實君主維也嫺好不可忘乃爲序而  
銘之序曰君姓吳氏名世現以道字也其先望于其邑之牧寧  
坊再遷博溪至曾大父友蘭公徙今居大父菊圃公父審思公  
俱有隱德君自幼岐嶷迥異凡兒審思公卒時君甫四歲聞母  
氏泣輒悲不自勝及壯好賢禮士商吳越齊梁遨遊縉紳間知  
名士咸內交焉居鄉尤篤行義嘗爲萬石長斂納惟恪有司嘉



之凡有不便於民者輒爲請于當道罷行之其從兄九越君卒  
乏嗣時有欲紹以異姓者君明宗法以匡正之尤好讀書嗜文  
墨所集有象賢八詠冊又有思菊慕蘭感竹等卷皆述其先世  
遊樂之跡以示不忘者也嘗痛審思公早背弗獲承顏色作夢  
椿卷念其母孀居守節復取古人之似者曰孝女事親曰順婦  
乳姑曰貞婦辭聘曰孟母斷機以方之其所自紀者有雲岩勝  
集有遊戲別冊有江湖勝覽有行樂十題諸編弘治丙辰復泛  
舟江淞偶得疾三日遽卒于逆舍距其生景泰甲戌享年僅四  
十有三惜哉戴氏善內助所出卽鍾芳女瓊適閔天陰燦適戴  
世山儼適金盛瑤適新安衛使孫君之弟瑞鍾傑側室沈所出  
也與鍾芳亦竝聘戴氏銘曰

偉哉吳君世家之彥繼述有方無思不善偉哉吳君江湖之

英山川覽勝詩酒娛情嗟哉吳君一世之短四十三年歲月  
已晚嗟哉吳君百世之長刻此銘文蔚蔚其光

明故監察御史知桐廬縣事唐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相字希愷其先汴人南宋初有承昡者官歙州因家焉  
至元季徽州路學教授元私淑考亭之學爲東南師元生南雄  
路學正仲實自歙表城門遷槐石

國初嘗見

高廟于軍中有應天順天不嗜殺人之對具載五倫書仲實生  
趙王府紀善子儀三世皆以文學鳴人慕爲小三蘇又一再傳  
而至先生幼岐嶷聰慧讀書強記終其身不忘性端慤不苟訾  
笑雖匆卒舉動必循矩度諸長者咸奇之少長入鄉塾時兄希  
元先生方從祁門王君珙受春秋先生毅然趨與之偕王君曰



此其人志氣不凡遠到之器也郡守周公子建知之召爲博士  
弟子先生益自奮與希元先生更相警策窮旦夕不休由是博  
通群書嘗編集經題及作四書義筆稿積至充棟而三傳之精  
尤爲遠近所宗或舉經中一事卽背誦而備繹其義聞者嘆服  
每臺試必居首名時舜民在先生家塾因受春秋于希元先生  
早晚兼沐先生之訓不一而足成化辛卯先生擢秋闈高第已  
未登謝遷榜進士明年授知浙之樂清縣下車政令一新越三  
月以憂歸民攀送有垂泣者服闋改保定之唐縣唐隸畿甸以  
難治聞每奸民數人撥置官胥或搆而訟之俾不得久於其職  
先生至首擒其尤者寘之法豪惡斂跡時官軍征西北賦旁  
午值歲侵民懼多逃亡先生躬撫視設法招徠至不遑寢食且  
定九則冊均其徭役民賴以安始唐人廢學科目久闕君創立

教條置勤惰曆月會而賞懲之復選俊傑者二十餘俾習春秋  
暇則躬加督勵造就之未幾張舉人時劉進士汝爲繼出其後  
科名相踵多先生門下唐今文風丕變以善俗稱先生與有力  
焉甫三載嘗道以最書上薦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深懼弗任  
借僚輩爲律會因訓釋之又編條例纂要爲持法者式時舜民  
亦幸步先生之躅備員河南道受教尤多先生初巡東城兼督  
京倉尋奉

敕巡居庸等五關修築沿邊陞堡工以數千計再奉

敕差盤山西等處糧草清補邊儲數萬嘗總攝諸道印及查九  
門軍士有中官怙寵撓法先生卽上疏極言謂宜守法令以全  
國體不然無以服天下心旣而遭

廷詰衆皆爲先生危之先生不顧也是以直聲振一時歲丁未



清老蒙

璽書進階文林郎封父邦達公如其官母妻俱孺人君以定省久違將圖南歸未幾即奉

命巡廣西時希元先生以鄉進士授寧波府同知從弟希說君亦登進士各還故鄉枹笏一門奎壁相映人莫不榮之弘治己酉先生自廣西代還都憲四明屠公揚於

朝曰唐御史真知大體者民夷效順地方晏然皆其功也庚戌春禮部以監會試官請屠公即屬先生董其事先生下令寬嚴兩濟宿弊為革而是科得人頗盛既而丁外艱服闋上京師因廣西搖獍先冒

母后宗枝鎮巡三司等官俱被罪先生亦坐此落職河南之永城丞時子誥以家學領應天府薦書先生亦不以謫宦為意在

五月永城民德之如慈父母相率數百人走千里乞擢先生

知縣事而當道亦各騰章上薦矣無何邦達公訃至先生即就道實癸亥五月也方盛夏冒烈日遠行遂得疾其冬營葬事復

視工終日立雨雪中既終喪而風疾作矣遂不欲出親友強之

赴部屠公方秉銓衡惜先生又淹擢知浙之桐廬縣事且諭以

勞有年俾下次顯用而先生歸志浩然抵任數月連上章乞

于持蕃臬多舊僚屢書勸止鎮巡諸公移文勉留命官代其

俾先生卧治之一日先生以邱昇署事者遂行既歸林下踰

年杜明絕客寡嗜慾薄滋味淨掃一室瞑目替思以養天味

父之得瘞噤疾兒輩侍側有事咨稟而行則從容出一二語矣

之意有所適或為詩歌授孫曹代書當春和命侍者扶掖遶家

庭置恒方寸精爽無異平日甲子秋呼誥俾圖進取誥辭以他



事不忍行復之再三迺涕泣而別明年趣子莫囑以後事伏枕  
纔三日以四月朔遂卒距其生正統甲子九月二十七日享年  
六十有二先生與希元先生同出母鮑氏弟浩英出嫡母潘氏  
臣出庶母陳氏孝友天至有人所不及者娶汪氏有賢行為良  
內勗子男三長讓早世次即誥謨女一適大里汪通判之子鑿  
孫男三世勲世烈世熙女三尚幼誥等以某年月日塋先生于  
某山之原嗚呼若先生之存心制行事業文章蔚為當世之望  
而年位不稱惜哉舜民又竊先生之緒餘幸而有立者於先生  
之墓安可以無銘銘曰

璿璣之良琢而成器用之未竟毀此國瑞杞梓之貴斲而為  
梁詎云壯觀遽訝摧傷青山峙德綠水流翠護此佳城千撰  
無斃

明故樂靜處士墓誌銘

處士名倫字時憲姓鮑氏歛棠穢人生永樂丙申自少性顛而  
靜不與凡兒伍每父母有所教及聞諸長者言輒不忘讀書知  
大義比長益莊重達於事理審取予慎交際有聲縉紳間嘗挾  
貲遊汴士大夫多所愛重若黃郡伯平韓文學忠艾紀善俊允  
厚者也處士審知中州非他地比命諸弟子姓相繼居貨焉累  
錕鉅萬諸弟子姓愛文史禮多士視處士益勤故河洛之士無  
間隱顯相與益廣上至藩府長貳亦罔不加禮則處士啓之也  
秦有善鍼者客于汴偶治狂疾得名人購其術斬而弗傳知處  
士爲人不苟獨授之處士益窮諸方得其肯綮不獨得其鍼也  
以治疾者輒奇效人以金帛酬之必不受曰此吾師之教也鄉  
之人凡痿痺風癱者往往賴處士而瘳處士握鍼必誠必敬其



取穴必審度再二十退左右淺深消息之妙又有自得而非  
師授者中年卽以家蠱付其子而優游于鄉不復出每佳節與  
諸弟賓友交集觴咏屢日家教惟勤儉忠信鄉有忿爭者質于  
處士咸得其平而退遇貧者欲鬻其祖父之產輒戒之或因加  
周恤歲侵有

詔勸分乃輸粟于官受冠服德望益崇每鄉飲必延正賓席處  
士多不赴惟成化甲辰冬一至博士弟子咸加敬而文以送之  
里有龍山之麓地汗途漳遇雨尤艱行處士出已貲以石甃之  
且作亭其中以休行者郡邑義之錄于志處士遇事斂華就實  
尤嚴毅整齊雖微器苟置非其所必躬移之見者肅然不敢忽  
特於別墅掃地焚香淡然獨處因自號曰樂靜老人年近九十  
聰明智慧不少衰子孫孝養福祉之隆遠近罕比弘治癸亥正

月十五日以天年終配鄭淑而明先卒初處士遊汴時賴其綜  
家政無內顧之累是以克底于豐碩子一曰光庭俊偉特達克  
紹詩禮之緒女一曰正適大里汪壽寧孫男二曰松曰梅皆秀  
整女三長曰玉適沙溪汪縞次俱在室曾孫男一曰學女一曰  
嬌嗚呼世之行藝福壽有如處士者誠不易得矣是不可以不  
銘銘曰

人之生真而靜以靜樂得其性靜於鑿工而聖靜於壽考終  
命鬱有家過者敬保爾後有餘慶

### 明故歐陽先生墓表

先生諱溥字廣溥別號朴齋姓歐陽氏其先居萬安之常溪十  
二世德祖府君始遷泰和曾祖以忠號三峰大父子瞻考永誠  
號五峰皆有隱德鄉稱長者先生天資謹厚狀貌奇偉遇事侃



侃負直氣事五峰及妣陳以孝聞處三兄若弟友恭甚篤表姪張祐者幼孤不能立先生撫之成人爲擇配祐卒撫其子又如之平生好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易爲文以理爲先名著遠近正統乙丑御史陳君貞韜僉憲唐君慎交薦之于

朝試其學果稱授四川新津訓導既至敦德行明教條循循誨人盛寒酷暑略不懈怠廟學傾圯至捐已俸倡而葺之由是新津士皆知學時巡撫大臣若薛公瑄李公匡聞其賢咸器重之故鄰邑若丹稜宜賓雙流南溪慶符高縣凡學官缺人皆委先生署其事所至施教一如新津不以暫而苟且諸邑士子一時登科第者多出其門後值丹稜宜賓二邑宰缺又檄先生攝其政丹稜路當要衝適天兵有事于貴藩道經其地先生區畫酬應有方兵不乏餉民不勞擾其在宜賓廟學隘陋先生欲易藩

庠地廣其址乃具狀以聞得

允所請遂鳩工聚材創而立之規模宏麗師生於是有所依歸九載當考績以好喪守制於家天順戊寅服闋上京師天官卿奏其最遷義烏教諭教行化孚之餘立鄉賢祠以激風俗刻其邑王柳二先正詩文以範後人其用心亦遠矣成化庚寅改吾婺源教導之心始終一致士之登科者視前尤盛至於闢庠其復射圃高門墻有功後學誠不抄歲戊戌以老辭歸越六年癸卯卒于正寢卜葬沙隴之原厥子訓以舜民曾親炙函丈知先生出處之詳介其宗博羅尹堦選士昂乞表其墓嗚呼孝于親友于兄弟恩育及于外戚先生之處乎家可謂仁矣興學校則教化行攝邑事則政務舉先生之見用於世可謂忠矣仁且忠立身之大節無容議矣世之士福有備于先生位有顯于先生



勛業遭遇有盛于先生求其行乎家邦實德無愧於先生者豈  
多見哉舜民受先生之教有日沐恩殊深且厚糜祿于朝既不  
能執紼一慟於墓表又安敢辭也故不揆特述其大略如此若  
夫先生之生偶卒葬與諸子孫娶適之詳則備載其再從子福  
之行狀與其族子憲副熙之誌銘不及贅云

明故汪處士墓表

此歛西沙溪善福里汪處士紹吉之墓也其地是為東山之太  
塢其初權厝于其里上三畝之原其族孫庠主本既誌而銘之  
矣至是卜葬幾二載其孫繼懼處士之行實日遠無聞又請其  
宗人舜民為文以表其墓道之碣處士諱真生紹吉其字行義  
二宋右朝請大夫直秘明若海公十一世孫也十世祖人鑑自  
亡城徙今居號西溪汪氏曾大父自強大父子祥考仕於俱弗

仕妣鄭有淑德生子二處士居次兒時凝重不戲弄言動如老  
成人稍長向學守禮族長老咸重之處士亦自淬礪思有以亢  
其宗既冠以門單棄去為商往來荆襄吳越者餘三十稔所至  
無失德每有四時嘉味輒緘寄為親壽交際江湖名士甚廣遭  
父母喪一於禮事兄能愷處宗族鄉黨不詭不隨莫年殷富乃  
家居不復出晨起正衣中督僮奴各職其職夜則課諸孫讀書  
史俾知義理與夫古今興廢兄子濂為郡庠生賴處士資給勉  
勵領成化丙午鄉薦處士貌奇偉性真率外雖和而直氣之蓄  
於胷中者不可犯凡祖墓見侵祭田見攷於人者必力復之乃  
已平生樂施予視其力之所及里中貧而待處士以舉火者十  
餘家弘治辛酉輸粟于官拜冠帶日與鄉之達者相狎乎山巔  
水涯以疾終距其生永樂甲辰得壽七十有八配羅性行貞靜



子一道興女一益貞適洪源王寧俱先處士卒孫男四長繹次  
卽繼次縞次給曾孫男四女二嗚呼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五者人之所難處士全而有之豈易得哉是宜佳城鬱鬱可保  
千禩也是宜過者之必式也是宜其子孫之盛繩繩繼繼受蔭  
於無窮也區區之文姑表其迹云耳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祭文

祭外祖游公文時天民弟同祭

青州流芳濟水衍慶箕裘繼續詩禮涵泳公之家世何如其盛  
旣明而敏尤果而剛曰仁曰厚以慈以祥公之賦性何如其良  
蚤著孝友中勤公務晚逸林泉敦善勵俗公之制行何如其篤  
家世若彼性行若茲榮辱兩遠豐儉適宜樓指千百誰能及之  
桂子蘭孫森森競秀而色而康謂躋上壽胡天不仁遽奪黃耆  
哀訃所及弔哭紛紛吾父半子吾母至恩諒攜諸弟爾歸踵門  
惟愚二人遠寓京國幸成宅相敢忘所出萬里一觴臨風泣酬  
尚享

祭先師教諭朴齋歐陽先生文



先生之生詩禮華胄先生之器殷廟六瑚先生之中光風霽月  
先生之表翠竹蒼梧方其處也嗜學不倦及其出也待價而勿  
振鐸仕路幾三十載間攝邑事教行化孚不以冷官甘自委靡  
宮墻泮廡經營是圖迨至晚年教導益篤寒暑一致口範曰模  
舜民不才早充儒士一舉不利遂改厥初親炙二霜朝暮左右  
仰承啓沃大小精粗竊祿以來端聞歸老曾幾何歲又爾云殂  
棄官行服愧莫逮古心喪戚戚如食苦荼不揣蕪陋表于墓側  
意長詞促衷悃莫敷再緘此文瓣香是附千里一炷靈其知乎  
尚享

祭封孺人炳廿一伯母程氏文

於乎伯母出自故家四德備具美玉無瑕伯父初年遭時之否  
輔佐者誰伯母而已諸兄漸長業亦頗昌夫何伯父中道先亡

上事祖母下撫孤幼曰孝曰慈宜福宜壽凡堅擢第佐職延平  
馳封有誥仰荷 恩榮得告歸省甘旨寔腆祖母耄年亦蒙  
卹典吾父吾母悅豫且康謂此遭際家門之光舜民不才險夷  
更歷兩度過家喜動顏色去年何年祖母既殂伯母繼逝豈命  
也夫諸兄泣血茹荼斯苦姪輩阻隔涕泗如雨瓣香是馳庶羞  
亦登伯母不昧鑒此遠忱尚享

祭教諭袁君文

歲在丁未余竄南陲道出江右君適遇之儔人坐中乃獨見奇  
謂將遠到是豈久羈余於是也蓋始識乎君之丰儀明年戊申  
余擢臬司比抵江右君則迓之笑譚之頃再敘舊知謂是風鑑  
果如所推余於是也蓋益究乎君之襟期矧君胄出大邦身奮  
學校歷儒官於兩邑任斯文之先覺位雖未崇道足自樂又且



子聯

玉牒之姻家受

國恩之渥胡爲遄歸一疾弗作嗚呼以余之無似辱君一日之知而中心相孚實有過於莫逆之託則余於君之歿寧不愴然其嗟愕也哉茲致瓣香用慰冥漠惟君靈之不昧庶凜然而如昨尚享

祭封文林郎唐御史邦達文

公之在家庭也敦孝友而去乖戾公之在鄉黨也崇信義而抑欺詐公之酬酢事變也在儔人之中而負超群之智公之剖析是非也在林泉之下而行公卿之事嗚呼新安故老多矣若公者蓋千百而一二者也矧乎公之先世簪紱繩繩而公之諸子若姪若孫又皆科第接踵袍笏滿牀而其見諸事業炳然煥然

在人耳目皆公之積累與庭訓所致也公之荷

封爵躋菴臺享有百福不亦宜哉舜民辱公素愛又嘗親炙于令子教下去春假道一拜以敘間闊謂公之康寧雖百歲無恙何其一疾遽爾云逝嗚呼若公者固可以無憾若舜民於公者不能不悽然以悲而泣然以涕矣束香是緘庶羞是馳遙效炙雞絮酒之忱于萬一公靈不昧或克鑒之尚享

祭武昌尹仁一兄廷信先生文

嗚呼兄以英敏之資豐碩之器淹貫之學豁達之才發身鄉科作宰大邑人將望其勲名事業向盛未艾也何百年之期未及五旬百里之寄未滿二載而遽逝耶厚其稟而薄其施駿其足而蹇其馳豈天意耶或者替于兄之躬而將隆于兄之後耶不可得而知也舜民蚤年執經侍教沐兄指引幸忝甲第守官江



右弗克奔計茲者給由過家始獲哭凡之靈謹奠一觴并以此  
文奉告九原不昧尚昭鑒之謹告

祭洪鄭州文同年洪克毅乃父也

公之領鄉薦也僕始有生公之守桂陽也僕尚童齡公之改鄭  
州也僕忝科名公之歸田里也僕羈神京以至公之不祿而計  
及遠近也僕方起謫宦厠提刑嗚呼若僕於公者地雖隔而實  
同一郡生雖後而猶及一時也夫何心雖久乎慕蘭而願未遂  
乎識荆專門在三禮博覽在群書公之爲學何精偉蹟在二州  
遺愛在萬民公之爲政何平謹先祀裕後昆敦族屬公之行修  
于家庭念者舊訓子弟恤貧窶公之德重於鄉評嗚呼公之爲  
公如此此公之身所以超下壽而萃休禎此公之子所以登上  
第而沐

恩榮此僕一聞公訃所以不能不涕泗以交橫雲山疊疊江水  
盈盈非儀馳奠幸鑒厥忱尚享

祭朴齋歐陽先生文

哭先生之訃者十載矣此心未忘先生之德官先生之邦者五  
載矣此際始謁先生之墓仕者濟濟隱者雍雍先生之諸族何  
衆也見之徒能羨其盛長者悽然幼者泫然先生之諸孤何困  
也感之未能庇其私所賴者先生之積慶實深所幸者先生之  
家教猶在秘之久者發必遠否之極者泰必臨愚固知天之所  
以報先生者以其時考之當自今日始矣清醴在觥庶有在俎  
先生之靈不昧萬一鑒之尚享

祭奎四兄守貞先生文

嗚呼吾兄其才惟備設施大略出人頭地嗚呼吾兄其德惟良



忠孝大節一生不忘嗚呼吾兄其名亦顯秋榜春闈海內爭羨  
嗚呼吾兄其位方崇九載三遷棘寺懋功以兄之才胡施弗究  
以兄之德胡報弗厚以兄之名胡壽弗長以兄之位胡祿弗昌  
二嫂擗踊諸孤哭泣旅櫬雖還相見何日兄產既薄兄蓄亦微  
係艾兄後天豈無知舜民不肖兄愛兄教聞訃千里空爾悲悼  
牲醴束香遙寄痛心吾兄有靈庶幾來歆

祭外舅江公思庶文

惟公性行不凡孝友兼備詩禮以傳箕裘是襲公之早年其志  
已立買山而植墾田而耕支持門戶整頓家庭公之中年其業  
已成既壽且康無憂無辱厦屋鼎新子孫滿目公之晚年其樂  
已足走也不才半子之親沐公之愛既厚且真愧羈仕路省視  
因循去歲之秋仰荷

恩命躬攜令女升堂拜慶公笑且迎其喜無竟是冬之任復過  
公鄉公不忍別情話琅琅乃攜卮酒餞于道傍倏爾半年正切  
懸慕哀訃遠來棄我何速徒與令女翹首望哭茲蒙

恩擢將赴南滇草草一尊寄奠几筵冀公歆格少慰九泉尚享  
祭奎十兄文

兄之稟雖甚瘠而精神未衰兄之年雖已艾而未及耆老兄之  
業田廬雖粗有而伏臘猶未贍兄之子長者雖克立而少者未  
有成兄寔未可以死也而遽死耶嗚呼哀哉舜民同堂至親羈  
跡仕路遽聞兄訃其痛曷勝敬以菲儀寄奠兄靈兄如不昧必  
能鑒之尚享

祭劉方伯乃內李安人文

唯靈出自故家歸于儒族婦道雍雍母儀肅肅良人既貴勲業



正隆仲子復顯有父之風

鳳誥荷

恩魚軒隨任家法嚴約楷範遠近天胡不仁福善未豐冢嗣訃至憂疾遽終凡有知者罔不驚惻矧我縉紳稔聞懿德滇水茫茫蜀山悠悠臨風一奠靈其知不尚享

祭吳憲長克大乃父母文

夫婦同體之人也世之伉儷修短異數離合異途不能同其同者多矣唯公與安人也以言所出則同故家以言所稟則同懿行以言乎富則同享其豐以言乎貴則同躋其榮以言乎子孫則同見其盛以言乎春秋則同臻其壽至要其終而言之則又蓋棺同時而閭里同哀焉嗚呼若公與安人者誠希世之一遇而非人人所能同矣某等忝令子以同官聞凶問而同悼千里

緘詞同致菲奠靈其不昧同鑒遠忱尚享

祭監察御史素菴林公廷玉文

公之生也簪纓望胄公之出也伯仲賢科公之儀王也溫然美玉之無玷公之胸次也湛然止水之無波公之官行仁也周矣懿詢而罔失公之遷柱史也獨特風裁以不阿公之按節南滇也臨民以寬馭吏以嚴而邊徼為之清肅公之督學京圻也較文以理率行以身而士風賴以漸摩於戲若誠閩中之間氣海內之佳士同列之冠冕後進之模範也天胡不仁促公之壽伏故舊遽聞訃而涕泗之滂沱某等忝令兄以同僚懷盛德之小磨哀辭載緘菲儀載軫萬里一奠傷如之何尚享

祭謝憲副廷猷母王孺人文

惟虛儒門是出宦族于歸貞靜克守勤儉不違相夫也無牝雞



晨鳴之謂愛子也無蘆花為絮之譏曰福與壽夫之所厚司富  
與貴人之所希何寶婆之遽沉遂與世而相遺某等忝令子以  
同官檢壺範之獨微觴以清醴俎以菲儀臨風馳奠靈其格思  
尚享

祭鄧少參廷昭文

嗚呼公之家世何盛也詩禮傳芳公之伯仲何賢也功名顯顯  
公之學問何博也曾典文衡而允協輿論公之才猷何裕也敷  
歷中外而政聲洋溢既進秩於崇階益效勞於遐方和氣藹乎  
春育雅操凜乎秋霜何奇疾之弗救遽一擗刻而云亡嗚呼去歲  
哭柩方今又哭元方兮而涕泗汪洋其并每先竭直木每先伐  
兮而德音茫其某等半託通家情匪淺常列蔬于俎崇酒于觴  
倘神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堂尚享

祭方伯盛廿三叔止齋先生文

嗚呼吾叔之材也杞梓合抱不足以言其良吾叔之行也精金  
百鍊不足以言其剛吾叔之器宇也夏瑚商璉不足以言其雅  
重吾叔之度量也長江巨浸不足以言其汪洋吾叔之於麟經  
也不啻庖丁解牛而烘鑪中之雪吾叔之於科名也不啻壯夫  
拾芥而探囊中之藏吾叔之擢秋官也覽諸司之斷案吾叔之  
遷外臺也肅百僚之紀綱吾叔之陟方伯長大藩也可臥以治  
而一面之寄無忝吾叔之躋巖廊登台輔也可坐以待而四海  
之望未償吾叔之命也嗟止於下壽吾叔之終也痛羈於異鄉  
吾叔之愛也情獨非常而纖毫未報吾叔之教也言猶在耳而  
中心莫忘吾叔之旅櫬遠歸恨莫臨也揮涕泗之交下吾叔之  
神靈不昧鑿遠忱也酌萬里之一觴嗚呼尚享



祭鄭誠齋文鄭貳守廷瑞乃父也

人願多壽康寧為難公年八十動止則安人願多富不仁為務  
公蓄雖豐好禮則篤人願多男不肖為憂公子六人皆如仲謀  
人願居官祿薄為慊公丞劇邑哦松何忝凡此數者人缺公全  
尤得內助偕老泰然郡倅縣尹消息兩好期公少延赤子永保  
胡為不疾遄爾云亡遠近聞訃孰不痛傷生等仰德深於黎庶  
敬馳香帛哀悼所寓公後方盛公目必瞑九原有知鑒此遠忱  
尚享

祭亡室江宜人文

嗚呼宜人何遽棄余而逝邪宜人之生後余一歲歸年甫十有  
九相守及今更伏臘僅三十有二余早歲出教鄉塾比入仕籍  
隨踪奔走中間睽離之日居半嗚呼宜人何遽棄余而逝邪宜

人幼失恃賴祖父母嚴父之訓以成而秉性端厚存心孝敬自  
主中饋奉余重闈接余諸弟處余諸弟婦愛余諸姪子女未始  
斯須失禮余素貧宜人勤儉以相補助未始常懷不足余自束  
脩及俸祿所入竝以養親及均于諸弟宜人未始少吝比承  
封誥珠翟袍服宜人必先求奉余母而後其躬人視宜人貴矣  
而宜人平居不易寒素嫁二女娶三兒婦徵聘奩儀之類未始  
強求其備如宜人者天當與之壽伴享多福且俾余終身獲內  
助之良也夫何庚申之夏余母不幸即世宜人歸自滇南哭臨  
不月餘透疽發遍體及余持服繼歸方苦茹荼而宜人且呻  
吟在狀禱膚鑿灼體無完膚淚眼潛然孰忍顧視既而寒月  
少廖暑天必發雖髮落指掌目昏齒脫然疽勢少減去歲余赴  
餘曹奉



祭鄭誠齋文鄭貳守廷瑞乃父也

人願多壽康寧為難公年八十動止則安人願多富不仁為務  
公蓄雖豐好禮則篤人願多男不肖為憂公子六人皆如仲謀  
人願居官祿薄為慊公丞劇邑哦松何忝凡此數者人缺公全  
尤得內助偕老泰然郡倅縣尹消息兩好期公少延赤子永保  
胡為不疾遄爾云亡遠近聞訃孰不痛傷生等仰德深於黎庶  
敬馳香帛哀悼所寓公後方盛公目必瞑九原有知鑒此遠忱  
尚享

祭亡室江宜人文

嗚呼宜人何遽棄余而逝邪宜人之生後余一歲歸年甫十有  
九相守及今更伏臘僅三十有二余早歲出教鄉塾比入仕籍  
隨踪奔走中間睽離之日居半嗚呼宜人何遽棄余而逝邪宜

人幼失恃賴祖母嚴父之訓以成而秉性端厚存心孝敬自  
主中饋奉余重闈接余諸弟處余諸弟婦愛余諸姪子女未始  
斯須失禮余素貧宜人勤儉以相補助未始常懷不足余自束  
脩及俸祿所入竝以養親及均于諸弟宜人未始少吝比承  
封誥珠翟袍服宜人必先求奉余母而後其躬人視宜人貴矣  
而宜人平居不易寒素嫁二女娶三兒婦徵聘奩儀之類未始  
強求其俗如宜人者天當與之壽伴享多福且俾余終身獲內  
助之良也夫何庚申之夏余母不幸即世宜人歸自滇南哭臨  
不月餘遽疽發遍體及余持服繼歸方苦茹荼而宜人且呻  
吟在狀禡膚鑿灼體無完膚淚眼漚然孰忍顧視既而寒月  
少廖暑天必發雖髮落指掌目昏齒脫然疽勢少減去歲余赴  
餘曹奉



重書整飭兵備兼理賑濟羈此踰一載政拙勞悴不遑將余父  
而况於耳人乎意者耳人罹此殘廢或可延年不謂家僮馳報  
耳人遽棄余而逝以從余母於地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家僮  
謂耳人易簣時略無纖芥私積以遺兒女輩是耳人至死不余  
欺矣余非輕薄夫婿安得不哀且痛也又謂耳人宣言以不能  
終養余父為一不周以不及與余永訣為二不周以未見勲兒  
畢娶為三不周以未見幼女寶蘭及婢而嫁為四不周嗚呼耳  
人又獨不為余思也邪余既踰艾矣無他婢媵欲再娶則忘宜  
人亦不義且使兒女輩難必繼母之慈一難處也欲不娶則中  
饋缺主勲將成童而寶蘭尚垂髫孰其撫之二難處也娶孀婦  
則失節不可以配身三難處也娶處女則老少不齊或貽累身  
後四難處也耳人有四不周之嘆而余有四難處之依耳人何

忍遽棄余而逝邪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公府非號慟之所含淚  
為文俾家僮納致几筵香則取之行篋帛則俸絹之一牲醴庶  
品則俸錢所分俾恩輩就家營辦宜人有知鑒余方寸嗚呼哀  
哉嗚呼痛哉尚享

祭于千兵文遠文

嗚呼公何遽厭世而長逝邪自公之逝也世之富而好禮者必  
不可得而多見矣何也公生年七十有一自成童時志已超越  
矧又襲世官之美享常祿之崇抱個儻特達之資習說禮敦詩  
之教生財有道未始妄為用財以義未始少靳惇獨有賴公以  
贍衣食者儒素有賴公以資出處者節義之立有賴公以周全  
者危急之阨有賴公以拯救者道途有賴公以通橋梁有賴公  
以濟者孤有賴公以相託事有賴公以相成者款賓不憚其煩



取友不辭其遠又有賴公以延其譽者人曰好名公所不顧人  
曰矯衆公所不恤如公者不謂之富而好禮可乎方公之存也  
未見者罔不慕公既見者罔不敬公愛公矣宜公多得福壽於  
天而長得感佩於人可也顧乃壽未及耄也而遽逝逝未及久  
也而不遲者遽相忘以激公之骨肉而興訟是豈其本心哉曰  
利之而已推是而言則存之所以慕所以敬所以愛者又豈其  
本心哉亦曰利之而已今而後吾知富者寧爲守錢之虜而不  
貪好禮之名理之必然也雖然利在則斂利分則止乃人情之  
常而公之德在人者終不可泯今而後吾又知公之名益彰公  
之子孫益安武者功建而人不疑文者名成而人不訾矣此柳  
子厚所以賀王參元之失火也僕忝族姻非利公者亦非忘公  
者辦香束帛喋喋以告用慰公靈于九原公如有知當悉哀懇

尚享

祭唐希凱先生文

舜民弱冠在先生之西塾因治春秋獲從令兄寧波別駕先生  
遊時金昆王季似已領鄉薦三傳之精爲遠近所宗先生不屑  
之教施及舜民者無間彼此舜民坐春風中餘兩月視來公揆  
在程門幸曰深矣既而先生第進士治樂清宅憂以還舜民亦  
竊緒餘忝科名具員行人此先生從吉治唐遂擢御史舜民又  
幸忝接銜末成化丙午舜民按陝右忤權貴遠謫滇南別駕先  
生適在寧波政聲大著先生按廣右激揚振肅風裁凜然夫何  
宅憂復作先生且以直道謫外任獨喜令子君錫早以家學領  
鄉薦爲可慶也弘治乙卯舜民以江西按察僉事朝賀還過郡  
辭迨一拜不得久親炙明年舜民叨副瀆臬別駕先生方致政



先生遷桐廬未幾亦遽謝病歸越又四年是為庚申舜民不幸  
丁先母憂既襄事及祥專謁庭下先生竟以痿瘵不及見獨別  
駕先生繼緒賜款使舜民抱恨而退然聞先生食飲不減平素  
方寸精爽尤善靜坐別駕先生暨群從致政憲令弟輩昕夕  
省視談及休戚有所感亦往往能從容出一二語舜民謂天或  
厄先生之體而清先生之心以延先生之壽也茲自山東幸轉  
福建捧檄南來庶可徑謁寢榻以叙恩義之私于萬一不謂舟  
至武林而哀訃遽傳也嗚呼才大而用未究器宏而位未克德  
盛而壽未永業建而施未溥然先生之名立矣先生之後昌矣  
豈天於先生限之以一世之短而縱之以百世之長也邪東帛  
辨香俎肴壺醴敬陳薄奠哀痛奈何尚享

告亡室江宜人文

嗚呼宜人不可作矣予去冬在彭城聞宜人訃哀慟之餘聊馳  
薄儀俾恩等奠于儀牀不足以泄情恨茲幸蒙

恩長憲閩臬隨牒過家始得拊几筵一哭衷腸割裂痛如之何  
且以之官有期中饋無主兼以幼女無所依歸不得不聘歛之  
松源鄭氏以相繼敢此奉告嗚呼子與宜人蚤同辛苦今祿稍  
厚而宜人乃不及同享結髮之恩安能負背當勗後人慈育子  
女以慰宜人于九泉宜人有靈幸默佑之尚享

祭鮑員外良用文

嗚呼性敏而才優器宏而識遠名顯而身貴天於吾子付畀可  
謂厚矣為子孝為臣忠居家睦居官理吾子於天亦無負也壽  
慳五十秩阻五品女雖夙成男則早卒天於吾子保佑可謂薄  
矣前有承而後無繼仰有賴而俯無依吾子於天寧無憾乎嗚



呼天道遠不可得而知也謂其無意於吾子邪何如此之厚也  
謂其有意於吾子邪何如此之薄也所謂福善禍淫者何足憑  
也區區於吾子有一日之長辱與良厚自聞訃以來每恨不得  
叩彼蒼而窮其所以然之故茲者隨牒過家又恨不得拊棺一  
哭徒洒淚而已雖然側聞吾子有遺腹焉天道之不可知者猶  
有望於此也夢熊之兆弄璋之慶天將薄吾子於生前而厚吾  
子於身後九原有知亦可以瞑目矣瓣香束帛臨風馳奠吾子  
來格鑒此哀悃尚享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靜軒先生文集附錄

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予同年進士布列中外者多以才望推重于時婺源汪公從仁  
又同年之望也往年以御史謫官徇外服者餘二十年比來  
始用薦連擢至副都御史方將大有建明而遽以疾卒聞者皆  
惜之予知公最深惜之尤甚不獨以同年之好也公之先出唐  
越國公華大中間有自歙州兵馬使充婺源都虞候生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柱國瀆柱國初自婺源鎮  
將徙三吾鎮其子中元始家婺源之大畷公諱舜民從仁其字  
也曾祖彪祖桐父魁封奉政大夫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毋游  
氏封宜人公以成化十三年舉鄉試明年第進士試政工部使  
曾府治



安丘王妣葬事以歲歉奏減夫役之數民甚德之奏復除行人  
司行人秩滿擢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尋真拜巡按陝西甘肅等  
處舉賢刺奸一歲間章奏凡二百餘上時權貴人有不法者公  
條具其事劾之所部肅然從父奎任御史被

廷撲公躬扶掖之爲人所指摘謫雲南蒙化衛經歷或勸之令理  
公曰此官亦不負吾但求無愧於心耳既抵蒙化守臣有大事  
不能決者必以屬公弘治元年陞東莞知縣未上擢江西按察  
僉事在任七年清軍者五稽隱剔弊尺籍不缺而人以不寃其  
法人至今守之初公清軍一載當代巡按御史善公所爲因專  
委馬轉雲南按察副使提督屯種先是籍冊蕩廢公清理有方  
凡沒入者雖勢家亦括之歸於官築陂鑿塘以興水利軍民便  
之時按察司缺正使公攝堂事兼理三道案牘填委裁決如流

毛泰政科擢副使炯以邊事奏新久不決

命京朝官按問委公同勘公引嫌辭使者以在朝諸大臣定議  
強之乃行不以私情屈公法事遂決孟養遺孽思六叛盟過金  
沙江據孟密安撫司地藩鎮諸公奉

詔擇清強官往撫之僉以公舉公冒瘴癘親入其地諭以禍福也  
六遂服十三年奉表入賀

萬壽聖節道聞游宜人訃奔哭南還服闋地上會淮揚大侵

朝議以賑濟者難其人吏部尚書馬公文肅戶部尚書佖公鍾  
巡撫都御史張公縉交薦公素有風力遂改漕山東按察司專  
領其事兼督捕盜賊兵部又請

勅公兼理徐州一帶兵餉

命既下公曰百萬生靈張口待哺生死決於旦夕吾行其不可



緩即日單車就道百方振恤食不下咽時庫無積錢廩無儲粟一切出納皆以便宜區處不急之徵具奏停免秉燭視事恒至夜分管內飢民之賴以存活者百二十餘萬人流亡復業者八千餘戶外郡流移之賑給者亦千餘人其他掩骼埋胔醫瘵貧病者不可勝計

上嘉其功晉福建按察使屬縣福清盜竊官庫分巡官蹤跡之有怨家誣三十餘人坐罪公察其枉即日召捕果獲真盜誣者抵罪夏久旱禱之不雨公聞有司用法刻深逮繫滋蔓疫死者衆愀然嘆曰此其徵也乃躬蒞福州郡獄直其冤抑耆流若徒以下即時論決屬縣聞風審鞫遠近稱快遂大雨三日黨安縣武夷宮櫃藏仙人顛骨以爲珍玩事載郡志公以其惑人且異且有傷天地之和檄所司埋之山巖遷河南右布政使未

左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居一月例召回京未至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時冒暑北上得疾卒於河間府之青縣公北上時子適南去邂逅境山道中停舟登岸傾蓋烈日中對語者久之別未幾而公之訃至矣極過淮揚百姓皆頂香泣送曰此往年活我汪副使也賣菜小民亦登舟拜哭公早慧嘗與從兄大理寺正堅論天下事從父陝西左布政進奇之曰亢吾宗者在此子甫成童即授徒給家館人見其衣敝爲更之不受及入仕俸祿餘貲咸以奉親無所私蓄初在江西嘗迎僉憲翁與游宜人就養後任福建仍奉僉憲翁同往仕者榮之諸弟子姓資性可教者皆延師教之二弟天民濟民弟子思皆舉鄉試公爲人中風節發言舉事必依於忠孝仁義與人交有始終卑幼者相接亦長揖盡禮至有過必規誨之量有容按部所至民



有遮訴者攀號至絕公裾公第諭令叶實無所恠問御史嚴肅  
嘗鑄廣信某知府贓罪除名其人不以爲怨比公去任仍投詩  
餞送其用法之服人類如此平生好學公退靜室危坐玩味經  
籍雖輿馬出入書未嘗去手爲詩文作字皆有師法人有求者  
畫夜酬應不倦或諷以黃老養性之說公曰古之聖賢憂勤惕  
厲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未聞其以勞苦喪身也及門  
之士多成材者若鮑員外楠許知縣龍劉員外台胡郎中雍輩  
皆顯庸于時一日與學士程公克勤辨朱陸二家之學以其所  
集道一編及心經附註尊德性齋銘下附註不當崇陸而抑朱  
謂朱子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爲修道凝德之大端是平生用  
力處其改道問學齋爲尊德性特以警學者之支離耳恐不可  
以此爲左驗而合二家之道爲一也又曰淳熙二年呂東萊訪

朱子於寒泉精舍相與讀周程張子之書掇取其切於日用者  
爲近思錄錄成送東來過鷺湖而二陸來會議論不合賦詩相  
諷是朱子之學與二陸不同曉然可見又曰昔楊墨在當時亦  
非不賢者但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故孟子距之甚嚴二陸一時  
大儒誠不可以楊墨並論然專以尊德性教人似非孔子博文  
約禮之訓其流或至於廢學况其論議見於文字間者曷嘗  
語不自學問中來顧乃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乎程公卒服  
其論公所著有靜軒行稿校正胡雲峰文集類編治鑑綱目徽  
州府志文集奏議各若干卷公凡再娶元配江氏繼鄭氏俱有  
賢行子男五江出者四思應俞勳鄭出者一憑遺腹子也女四  
人長適游文祿次適屠法次許聘孫輔之次尚幼公之卒以正  
德二年六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五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大



改南一里汪溪潭之原與江宜人合先事愈自婺源走數千里  
來京師請予文立石墓道予諾之未及爲愈待於逆旅主人者  
數月每晨起候予拱立門外予察之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其  
情可念是亦可以觀公之所爲教矣乃作銘文曰

新安之汪本唐越國世有顯者亦世其德中閔不發以及于  
公明經制舉執法殿中出按西陲條奏利弊黜其貪殘百司  
以治西人頌之曰真御史厥聲四馳禍亦始此焚道之行如  
履戶庭不遠而復憲秩屢升也籍伍符考其登耗曰食曰兵  
隨試輒效江淮阻飢公徃食之肥瘠起仆惟公寄之乃正庶  
訪再轉方伯撫綏襄漢流人有宅無何召回冒暑疾征留臺  
命下旋復南行公之無祿善者與旣何年之嗇不與才對雖  
嗇其年其存者又平生自立庶幾不朽有子而文以世其家

食舊德者其在此邪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兼

經筵官新都楊廷和撰

先兄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靜軒先生家傳

先兄諱舜民字從仁世爲徽州婺源人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  
上世文勳武烈具載家譜六世祖東湖府君在勝國時以文學  
鳴所著有東湖餘稿曾祖灑嘗以吏攝縣事有陰德及人祖桐  
早卒家君僉憲公以遺孤克自樹立讀書種學以續東湖之緒  
與先母宜人游氏隱居不仕俱以先兄貴受



顯封賤兄弟五人先兄居長先兄之在姓也先宜人夢堯舜引童子入室覺而生先兄僉憲公曰此堯舜之民也因定名云先兄自幼氣宇凝重受學家庭聰穎駿發若不可制識者已策其不九年十五六褻然爲塾師已而從歛唐御史希愷治春秋時族父今致政副都御史文燦故左布政使希顏從兄大理寺止守貞族兄武昌知縣廷信相繼起科第先兄益自奮力學成化甲午以儒士應試南畿不利入邑庠爲諸生丁酉與族兄景高同舉鄉試戊戌舉進士使

魯府蒞

安丘王妃葬事以歲荒奏減功程之半民甚賴焉蓋先兄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既還

朝授行人司行人移祿養親三載當受

勅上疏乙移封二親例格不果

朝廷揀選風憲先兄以軀幹小弱不與例物議騰沸以爲用失其賢於是都御史豐城李公裕吏部尚書南城尹公旻復加遴選以

聞特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即日奉

璽書徃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印馬侍郎康公用和嘆曰從仁以試職差印馬以才見重故耳尋實授奉

命巡按陝西甘肅值邊境多事先兄職思其憂蚤夜孜孜以振風紀草奏之上殆無虛日鎮守中貴人有怙勢不法者先兄劾罷之郡縣汚吏多自引去張掖地方旱及二載先兄辯死獄有老囚九人在獄二十餘年更數官疑不能決即平反出之遂大雪三日甘州人騎驢出爲盜所殺莫得其屍有蜂飛遶案下先



兄祝之曰冤魄有靈盍引去死所少頃蜂飛止一土塚發之得屍盜遂服辜人以為神時大司馬河州王公竝致政家居語人曰汪御史行事近來所未有且作頌以美之先是族父文燦官御史上章論權貴被

廷撲先兄寔與其事至是復以中貴人之憾有

旨降一級調邊方外任遂謫雲南蒙化衛經歷吏部降牒至鞏昌或勸之上疏自明先兄曰吾知盡職分耳官之崇庠安足較也遂治裝東行所活死獄九人者各繪像頂香走送百里外孝宗皇帝登極改廣東東莞縣知縣未到任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恕復奏其才行卓異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先兄自以受知朝廷益思盡職分巡諸道急於洗冤澤物一日公署中有瓦礫從空擲下移時不止家人走報以為鬼怪先兄曰此必昨日撫

川解來囚犯有冤耳即覆讞得不死者十餘人瓦礫遂止廣信陳太守貪酷受賕殺人賄結權貴莫敢有訐之者先兄行部至廣信遂按其罪上

聞卒褫職以去累承部檄清理尺籍先兄持法甚嚴而寔以仁恕行之人呼曰汪青天部使者交章上其績給由赴京都御史武進白公昂署其考曰昔遇事變而益堅所守今僉憲司而克盡厥職人以為當

詔予誥晉階有夷險一節之褒得封父母妻如今冢宰王公奏擬先兄入理寺丞時大學士瓊州丘公濬與王公不合諷太醫院判劉文泰妄奏王公陞陟不公遂不果王公既上章辯明即拜致仕去寔以先兄之故丙辰陞雲南按察副使奉

聖書董屯田先是夷方冊籍不存屯政弛廢利入權要先兄一



一清理復之且建屯田分司以貯冊籍俾有所憑考廣築陂塘以興水利時按察使員缺先兄屢視篆署政兼理諸道案牘山積日不暇給孟養思六叛盟過金沙江據孟密安撫司土舍思樸貢草蠻莫等處地方為患邊徼

廷議詔鎮巡大臣推舉清強官員往撫諭之鎮守黔國沐公暨都御史豐城李公士實首以先兄舉先兄遂合眾帶甲萬人深入夷境諭以

朝廷恩威恩六帖服以去庚申奉

萬壽聖節賀表北上中途聞先宜人喪奔哭南還治喪一以朱氏禮不用浮屠及服闋入

朝值淮揚徐等處大荒人民流亡過半都御史晉陽張公縉戶部尚書鄆城侶公鍾以先兄與按察副使李瀚俱有風力奏請

簡命一員往理賑濟

命下吏部冢宰鈞陽馬公文升奏稱先兄練達老成堪以委任遂銓注山東按察司副使

廷授璽書以行時所屬郡縣庫無積鎗廩無儲粟而民間丐夫

乞婦菜面柴骨滿道路皆掘草根割榆皮為糧死者相繼先兄

憂形于色食不下咽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奏請益引招商納課

給過銀五十餘萬兩而淮揚徐府州縣衛凡四十一所待哺之

口嗷嗷不給又上疏乞停漕糧以慰閭閻懸渴望語益痛切所至

設糜粥以活殍殍給耕具種子以遂生業撫摩招徠人以少安

蓋活飢民一百二十餘萬人復流移八千餘戶賑給外郡流移

五千餘人其暴骼露骨經先兄為之埋瘞者不可勝紀兵部尚

書華容劉公大夏以凶歲盜賊生發又奏請



降敕委先兄整飭徐州等處兵備公務叢委恒以夜分秉燭視事乙丑擢福建按察使福清縣有盜發官庫分巡官案驗有挾仇誣服者三十餘人獄既具先兄廉其枉即日命捕果獲真盜而盡釋誣服者一省稱快夏旱禱之不雨時福州獄逮繫者株連累數百人多疫死先兄曰此非旱災所由致乎躬臨白其冤抑流徒以下即時論決之獄爲一空天遂大雨頌聲載道丙寅今上登極進河南右布政使八閩父老板送不忍釋尋進本司左布政使未至汴城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爾書撫治鄖陽等處鄖陽當河南湖廣陝西三省之衝寇盜不時以起先兄既至安集人民簡閱士卒地方以寧未幾有旨召回至河西務得報改南京都察院南京  
祖宗根本之地風憲之長必遴選其人蓋

朝廷於是駸駸有柄用之漸矣先兄既拜

命而南舟中忽疾作至河間府青縣病革時正德丁卯六月十四日也樞過淮揚徐百姓號呼曰此昔日活我汪副使也爭奔走拜哭先兄屬纊時有電光繞舟踰時不滅而故鄉有大星隕于芙蓉峰下鄉長老誌于壁曰某日星隕當有賢人厄之其時正先兄歿日云先兄爲人勤敏有士節喜建功業而才足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沉静簡重不事矯飾自號靜軒平居其容粹然見者在春風中至於議政論禮則正色昌言若不

可犯性至孝在江西迎僉憲公及先宜人就養者一載在福建迎僉憲公就養者又半載撫諸弟盡友愛俸入俱無私焉與人交緩急周至不以存亡爲心居官三十餘年不治田宅不鬻女侍而貧終其身其學該博於書無所不讀初任行人職務清簡



大肆力於古文辭是後歷敝中外公暇手不釋卷所養益充碩  
爲文尚理致關世教務去浮腐詩清新有典則作字端楷每簡  
札往還精筆細書至作家報亦點畫整潔晚愛八分書筆法逼  
古凡有求者酬應未嘗少吝其在官體恤人情不事鞭朴而尤  
長於剗繁理劇凡案牘文移手自爲之吏胥無所容其奸祈寒  
暑雨僅指疥膚人弗能堪而先兄獨不倦故所至輒樹聲績而  
爲時望所屬如此及門之士多所造就若故員外郎欽鮑楠知  
縣許龍及今吏部考功員外郎四川劉台北京胡雍兵馬鳳陽  
湯輅同知濟寧趙輯舉人山西王汝敬雲南楊齊賢輩皆顯于  
時弟天民濟民姪思接踵科第子愈遊庠皆以先兄家教所致  
嘗與程篁墩學士辯朱陸之學程學士謂陸子以尊德性爲重  
而謂朱子晚年自咎其支離之失盡從陸子之學乃著其說爲

道一編刻梓淵傳先兄以其不當尊陸抑朱而謂尊德性道問  
學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乃朱子定論其改道問學齋爲尊德  
性所以警學者支離耳朱子尊德性又道問學體道之功得其  
全學者當以朱子爲正陸子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是以教  
人異乎聖門博文約禮之訓其流或至於廢學矣其道不可合  
而爲一也往復數書幾千餘言程學士卒從其說後先兄赴閩  
過建寧朱子闕里檄有司改景星慶雲泰山喬嶺牌額爲尊德  
性道問學蓋以朱子體道之功所以垂教萬世者寔在於此論  
者以先兄學識淳正德器深遠充其所得直將以柱巖廊建功  
業而賦命不永位未及以究所施功不足以罄所蘊嗚呼惜哉  
先兄所著有靜軒行稿二卷雲南蒙化府王通判刻梓校正胡  
雲峰文集若干卷本縣監知縣刻梓增校類編治鑑綱目若干



卷江西本司刻梓纂修徽州府志若干卷本府彭太守刻梓俱已傳世平生詩文并奏議遺稿浩穰俱未詮次藏于家先兄爵京堂三品例賜祭葬子恩輩擬據典禮上聞以竢

特恩于異日平生所不朽者或可少慰矣生民竊念幼承先兄之教親雖兄弟義猶師生方將賴以成就而一旦不幸至此至親大義抱痛無窮而才謏詞繁不足以發勲德之萬一謹撫其槩爲傳附之家譜以示子孫若其他生偶履歷之詳則先兄之子庠生愈有狀行將乞銘于

當世薦紳大人當有名世之筆以紀載者茲未及悉贅云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春二月朔旦弟汪生民謹撰

靜軒先生文集附錄終

### 靜軒先生文集後序

靜軒先生文集若干卷留守中

丞汪公所作也公著作甚富是

編遺稿舊多傳錄爲人所匿其

僅存者乃子愈謙之所裒集也

公既沒之二年節推西蜀張公

見之愛重不置命臯重加選拔



校刊以傳已竣事臯當有言于  
末簡於戲文豈徒爲哉古今作  
者言人人殊歸之辭達而道明  
耳辭之弗達信不工矣非以明  
道雖工弗傳也故語道則文以  
理爲主語辭則文以氣爲主氣  
也者天地之精而山川之靈也  
洩精炳靈人得之以有生界之  
者同養而充之存乎其人焉耳  
世之文人得諸天分類皆山川  
異氣然利趨而欲征徒自斷喪  
徃徃刻意古作能不支離於道  
者幾希公爲吾新安婺源人大  
好山水發爲清淑而公寔鍾之



自幼端靜開敏博洽善記十歲  
通毛詩後從臯族父別駕希元  
先生業春秋未數月間悉究肯  
綮遂領鄉書登甲科拜大行擢  
監察御史抗疏執法不避權貴  
謫官滇南九死不屈隨起僉憲  
荐長藩臬以至中丞出入

朝野夷險一致生平不私俸入不  
蓄女侍寡玩好節食飲雖政務  
倥偬手不釋卷其所培養之者  
厚矣故凡興致所發或應酬所  
需若不經意而機軸渾成蓋氣  
充而理自到辭達而道明也竊  
嘗評公之文莊重績密如端人



正士衣冠儼肅容止異常無間  
庸賢自生敬畏其詩明快閒雅  
如良將治軍號令嚴明紀律整  
齊開合奇正鮮不如意嗟夫文  
章公之餘事也而其養氣乃至  
於此則其遠且大者從可知矣  
柰何留臺

命下而蓉峰星殞舟尾電光弗克  
究竟所施俾文章與德業相輝  
增重山川於悠久也惜哉公之  
遺稿得謙之以永存是謂能子  
矣節推公惓惓爲斯文不朽計  
誠吏而儒者也獨愧臯之庸劣  
無能爲役竊有見於公之制作



其得養氣之功為多故辨於此  
三嘆而致意焉以告夫同志者  
皇正德辛未十月下浣同郡後  
學生新庵唐臯頓首拜書



宜山



